

# 由廟宇的空間安排、使用 看澎湖居民之空間位序觀

趙崇欽

由漢移民所建構而成的澎湖社會，廟宇在其移墾與建立村落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廟宇不僅滿足了居民心靈之需求，並且有凝聚地方意識、延續傳統文化的功能，許多先人的智慧與經驗即在廟宇中靠著口語、文字而相傳，並得以融入居民的生活中。因此在探討空間位序時，廟宇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對象，經由對廟宇的研究可以知曉存在於大多數居民意識中的位序觀念及其使用情形。

廟宇是民間信仰中崇拜神靈的場所，在研究廟宇之前有必要對澎湖的民間信仰作一簡單的介紹。澎湖之民間信仰即學者所稱的「普化的宗教」，其特徵是教義、儀式及組織與世俗的生活制度混而為一（Yang, 1961：20-21），其宗教信仰及儀式行為表現在不同的生活面像上，包括祖先崇拜、神靈信仰、歲時祭儀、生活禮俗……等（李亦園，1982：89-101）。除此之外，澎湖漢民族的民間信仰尚有一特徵，即為多神崇拜，在民間信仰中所崇拜的神靈相當多，其分類亦呈現相當多的面相，呂理政先生在傳統信仰與現代社會一書中提到：

台灣民間信仰崇拜的神可分為兩群，一是較穩定的一群，為天神、地祇與祖先；二是較不穩定的一群，為厲鬼與物魅……祖先的祭祀具有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的普遍性，國家的祀典以天子祭天與官府祭天神地祇為最重要，民間的祀典則以祭祀人鬼轉化的神靈最重要，天神地祇反而居次，而物魅所轉化的神靈雖然並非罕見，但通常較不具重要性，也很少成為地域性公廟的主神（呂理政，1992：9-15）。

由文中敘述及筆者對澎湖地區之田野調查可知，在澎湖的民間信仰中，較重要的崇拜對像有神、祖先、鬼三類，其中對祖先之崇拜是在祖厝或住家的大廳中進行，祭祀者有血緣限制，因此本文將廟宇的探討對象定義在以神、鬼為崇拜對象的民間信仰上。

民間信仰中的神之分法甚多<sup>1</sup>、澎湖居民依神格將其分成四類：

佛：觀音菩薩、彌勒佛、釋迦佛等屬之。

聖：玉皇大天尊、天上聖母、聖帝（文衡聖帝、保生大帝、玄天上帝……）等。

<sup>1</sup> 林衡道教授在《臺灣的歷史與民俗》一書中，將民間信仰的神分成自然崇拜、靈魂崇拜、道教、通俗佛教等四類神（林衡道1978：141-146）。

仙：孚佑帝君、八仙等。

神：城隍爺、土地公、太子爺、王爺等。

這四類有其位階，以佛最大，聖、仙次之，神最小。其中佛大多崇祀於佛寺中，較少出現在民間信仰的廟宇中。廟宇的名稱因其主佛神格的不同可分成殿、宮、廟、祠四類。其中殿主要是崇祀玉皇大帝、聖帝、孚佑帝君之類的神明；宮以崇祀天上聖母、八仙、王爺為主；廟以崇祀城隍、太子爺、將軍等為主；祠以鬼為其主要崇祀對像。廟宇之稱呼亦有位階關係，其中以殿之位階最高，宮、廟次之，祠最小。但是透過對澎湖地區的廟宇及其主祀神作一比對時可發現，廟宇名稱與主祀神神格之關係相當混淆，並非是絕對的。

本文調查研究時間為1994至1995年，主要是由廟宇中神位及匾聯的安排來探討空間位序在澎湖社會運用之情形，主要探討之重點為居民所認知的空間位序觀及實際運用情形，並探索二者之關係，及空間中所傳達位序之實質形式。

## 壹、廟宇神位空間之安排及實例

### 1-1：廟宇之格局與內部擺設名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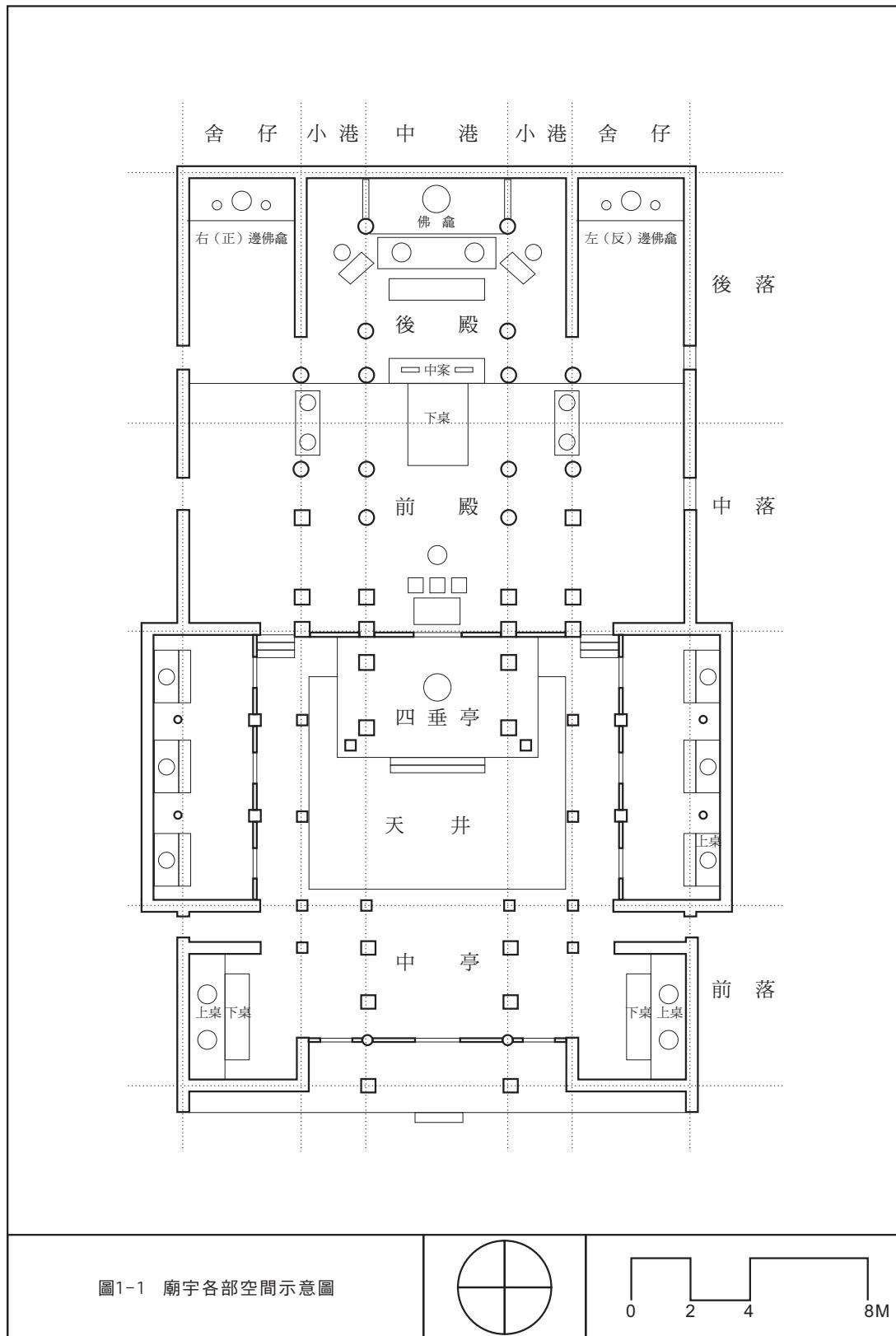
一般在研究台灣廟宇的格局時，常以開間和進數來表示，如單開間單進式、三開間三進式等（台大土研所，1983：54-61、黃郁文，1990：118-126）。文毓義則將廟宇的平面分解為正殿、拜殿、中庭、廊、廂房、三川殿與四垂亭七種基本單元體，用以分析廟宇格局（文毓義，1985：20-37）。以間、進的方式分析廟宇格局可呈現一詳盡之平面型態，惟對於廟宇三度空間的量體則無法掌握，其次，所使用之名詞均為學術名詞，與地方使用的用語有所差異，在做本土性田野調查時似乎有使用當地名稱的必要；後者以單元體的方式來分析空間組織，對平面格局之掌握則稍嫌不足。為了方便起見，筆者先對澎湖廟宇空間格局之組成單元及其內部擺設名稱作一簡單的介紹，以方便後續之探討。

澎湖匠師在營造廟宇時是以落（前後）和港（面寬）作為基本的組合單元（圖1-1）。落是具有中脊檁、雙坡形式的屋頂，其面寬及整個屋身為一落，依其位置稱為後落、中落、前落。港即開間，為面寬的基本單元，以三開間為例，中間者稱為中港，兩旁者稱為小港，並依其位置稱為左邊小港、右邊小港<sup>2</sup>。整個廟宇即以落和港所組成

<sup>2</sup>《澎湖天后宮保存計畫》一書中，對於落之解釋為「落即正脊之數目」。港則稱明間為中港，次間為邊港；李重耀在《台灣寺廟建築概況》一文中則稱之為大港、小港。

的基本格局加上其它單元體所構成，這些單元體包括拜亭、四垂亭、舍仔、天井等。

以上各附屬空間之定義如下：



拜亭：亦稱為拜殿，澎湖地區的拜亭多接在前落之後<sup>3</sup>。

四垂亭：多接在前落屋簷之前，馬公城隍廟則接在中落前的天井中。

舍仔：在臺灣稱之為護龍，澎湖亦有稱之為室內，在公眾場合者被多稱為舍仔，在一般民宅者則以室內稱之。

天井：在澎湖只有歷史較悠久的廟宇才設有天井，晚近所建之廟宇則多無，依匠師所言，廟內主祀神之神格為聖、帝之級或是城隍廟、太子廟才可設天井，一般之王爺廟不可設。天井設在前落與中落之間，且僅有一個，在澎湖僅馬公天后宮有兩個天井。

澎湖廟宇依其規模稱為一落、兩落、三落式的格局，通常官廟、宮廟多為三落；鬼祠或是小廟多為一落或兩落。

廟方人員和信徒在使用時，對內部空間之稱呼與匠師所言略有不同，在此以三落式的廟宇規模來說明其內部空間與擺設之名稱：

後殿：位於廟宇最後一落之內部空間，在後殿最後方設有佛龕以擺設神像，亦有稱為正殿、大殿。

前殿：即為中落之空間，在澎湖，前殿均和後殿相連接，主要供信徒上香、膜拜。

中亭：三川門後之空間，安置有天公爐。

佛龕：後殿最後方擺設神明之空間，台灣地區稱之為神龕或神案，一般多以水泥作成，若僅稱佛龕則專指中港擺設主祀神之佛龕，小港之佛龕則以左邊佛龕、右邊佛龕稱之。

上桌：指佛龕以外擺設神明之供桌，也有稱之為神桌。

下桌：擺設供品的供桌，上桌與下桌多擺在一起成為一組。

中案：於前、後殿交接處，並專門擺設中壇元帥之上桌。

拜亭、四垂亭、舍仔、天井之稱呼多和匠師之稱法相同。為了敘述的方便，筆者將供奉有神像的桌子以神桌來通稱，以方便論文之進行。

## 1-2、神位安排原則及實例

鈴木清一郎在《臺灣舊習俗信仰》一書中將廟宇內崇祀的神明依性質分成主神、屬神兩大類。主神又可分成統一神、行政神、司法神；屬神又分成從祀、同祀、

<sup>3</sup>文毓義一文中將拜殿稱為臨接正殿前簷的空間單元。

寄祀等，在其下又細分成許多種，對神明之分類可謂十分詳盡，但因過於繁複而不易辨明。而民間則常以主祀神、陪祀神來稱呼，又失之簡陋。

在此筆者依據先進之研究及田野調查所得，將廟宇內的神明依其地位加以分類，以方便論文之研究：

- 1、主祀神：為廟宇內主要崇祀的神明，其神格不一定最高，但地位在廟內所有神明之上，多被安置在後殿佛龕上。主祀神可有數位，其中有一尊之地位在其它主祀神之上，此神當地人稱之為「主佛」<sup>4</sup>，位於佛龕中央最後側最高之位置。
- 2、副祀神：副祀神和主祀神不一定有任何關係，只是同被供奉在一個寺廟內，如天后宮育麟宮的註生娘娘、東甲北極殿的準提菩薩、溫王爺等。
- 3、客神：只在某一段時間內，而非永久被崇祀在廟內的神明。如迎王期間之王爺；節慶時至本廟交陪的神均屬之。
- 4、隨從神：依附在主祀神、副祀神、客神之下，一起接受崇祀之神，通常為前者之屬下或配偶。如媽祖手下的千里眼、順風耳；城隍爺之文判、武判、六司；關公之關平、周倉均屬之。

為了論述上的方便，筆者將主祀神、副祀神和客神稱為大神，以和隨從神作一區別。大神中，主祀神和副祀神在廟宇內通常有專門擺設的神桌。客神則依其性質而有不同，迎王期間的王爺因駐錫的時間較久，有固定的頂桌擺設；至於廟會期間交陪的客神，則因廟而異。隨從神和其所屬的大神多擺設在同一張神桌上，也有因神像太多且彼此有屬從關係，一張神桌無法擺設，必需以更多的神桌或空間來安排時，這些神桌在廟內被視為一個單元，在此稱之為神桌組。一組神桌組在廟宇內常為一單獨的空間單元，和其它神桌會以實質的形式作一區別，如馬公城隍廟的佛龕內擺設鎮殿的主佛城隍爺，其前另設有一神桌，上有兩尊出巡用的城隍爺的替身，而在神桌兩側另有文判、武判的神位。佛龕、頂桌、兩側的神位因其上的祀神有著屬從的關係，即構成一組神桌組，這組神桌組以柱子、隔牆和其它神桌做一分隔，民眾可以清楚辨別而不會混淆<sup>5</sup>。

廟宇內神位的安排分成整體空間和單元空間兩個層次，前者是廟宇內由各神桌或神桌組所構成的整體神位安排原則，後者為各神桌或神桌組上所有神位的安排原則，詳述如下：

<sup>4</sup>亦有稱之為「主公」。

<sup>5</sup>是否為一組神桌組亦可以香爐作為判斷依據，但是有些廟宇在中港上僅設有一個香爐，而不是各神桌皆設，因此香爐僅能輔助判斷。

## 一、整體空間

廟宇的整體空間可依是否設有中案供奉中壇元帥而分成兩種，澎湖地區除了廟宇的主祀神神格太低，無法差遣中壇元帥，如土地公廟、將軍廟，以及鬼祠，如望安公祖廟、內垵濟安宮等規模甚小的廟宇外，一般的官廟、宮廟、甲頭廟都設有中案供奉中壇元帥。以下僅針對設有中案的廟宇探討。

澎湖的居民認為各神桌有尊卑的關係，地位最高的祀神即因其所處的位置決定了其在廟內的地位。廟宇內由各神桌所構成的整體空間，其安排方式由尊至卑有兩種位序模型，詳述如下：

### 1、中心點——前後——正偏——遠近——左右<sup>6</sup>

在這組模型中，神位的尊卑是建立在以佛龕為中心點，各神桌間前後的基礎上。後面的神位其位階比前面的神位高，同一列的神位以位於中央者為尊，兩側為卑；兩側的神位以近中軸者為尊，遠中軸者為卑，並以左尊右卑來趨分同一遠近者的尊卑。如圖1-2簡圖所示，圖中共有三列神桌，如上述模型之安排原則，後列的五張神桌位階比第二列、第一列為高，而在第三列神桌中，以位於中心點所在的神桌（3-1）最尊，3-2、3-3神桌靠中軸較3-4、3-5近，前二神桌的位階較後二高，此外3-2神桌位於中軸的左側，其位階較位於右側的3-3位階為高，整個廟宇內所有神桌的位序依序為3-1、3-2、3-3、3-4、3-5、2-1、1-1。各神桌上地位最高的祀神在廟內的地位即是依其所處神桌的位階而決定，當地居民在安排神位時多認為不同的神桌僅能以其位階最高的神作為判斷尊卑的依據，其它祀神彼此間是無法判斷其尊卑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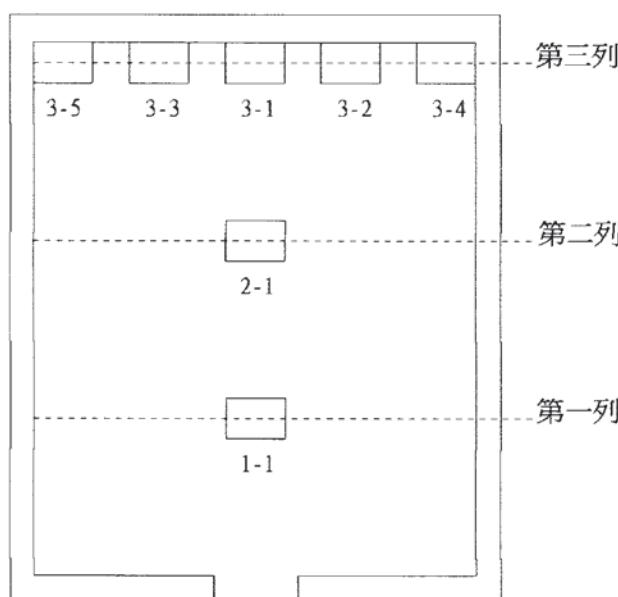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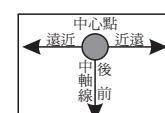


圖1-2：整體空間神位安排示意圖

<sup>6</sup>本模型中為了方便論述，將平行於中軸線，縱軸間神位的相對關係以前後稱之；而垂直於中軸線，橫向間神位的相對關係以遠近稱之。其示意圖如下：



## 2、中心點——正偏——前後——遠近——左右

在這組模型中，神位的尊卑關係是建立在以佛龕的中心點為中軸線，各神桌間正偏關係的基礎上，以位於中軸上的神位為尊，兩側的神位為卑；在中軸上的神位是以行為其安排方式，兩側的神位則是以列作為安排方式。中軸線上的神桌以在後面近中心點近者為尊，前面距遠中心點較遠者為卑。兩側的神桌則是如同上組模型一般是以列作為區別尊卑的依據，在後面的神桌一定較前面為尊，同一列神桌以近中軸線者為尊，距中軸線遠者為卑，而相同遠近者則以左尊右卑來區分其尊卑。如圖 1-3 簡圖所示，圖中共有三列神桌，第三列有五張神桌，第二列有三張神桌，第一列有一張神桌，如上述模型，在中軸線上的神桌其位階較兩側為高，因此 3-1、2-1、1-1 三張神桌之位階即較兩側為高，這三張神桌中以位於最後面的 3-1 位階最高，其次為 2-1，1-1 最低。在中軸外的神桌則是以列作為區別尊卑的依據，其間的位序關係如同上一組模型，所有神桌依其尊卑關係依序為 3-1、2-1、1-1、3-2、3-3、3-4、3-5、2-2、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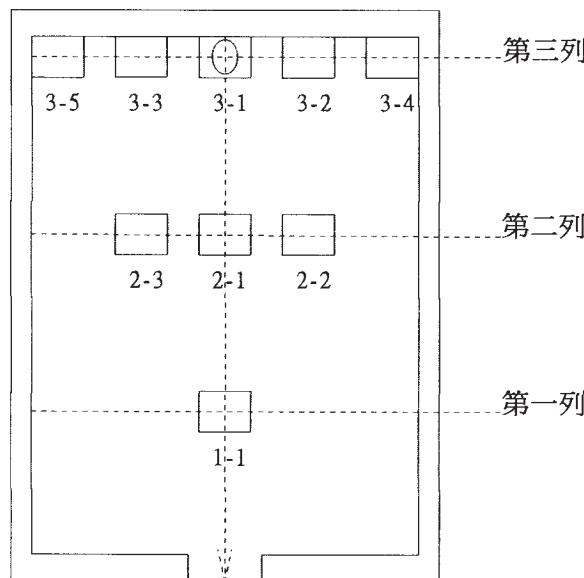


圖1-3：整體空間神位安排示意圖

## 二、單元空間

單元空間是指構成整體空間的神桌或神桌組。居民認為神桌上各神位間有著尊卑關係的存在，在安排神位時，必需依照其祀神間的尊卑關係將其安排在適當的位置上。用來決定祀神尊卑關係的依據有二，分別為：

1、神格的高低：神格高者居尊位，低者居卑位。神格高低則是以佛、聖、仙、神來作判別。採用此模式者有馬公城隍廟、東甲北極殿、菜園東安宮、白坑玉聖殿、中屯永安宮等。

2、時間的先後：早入廟接受崇祀者，在廟內的地位即較高，安排在尊位，晚者地位較低，居卑位，澎湖當地稱之為「先到為君，後到為神」的安排方式。果葉武聖廟、蒔裡水仙宮、通梁保安宮即採用此種模式。

單元空間神位的安排，依神桌的擺設方式可分成橫桌和直桌兩種，詳述如下：

(一)橫桌：神桌的長邊平行於廟宇面寬的擺設方式，為一般廟宇所常見，其神位的安排方式可分成單列和多列兩種形式：

1.單列：神桌上的神像不管多寡均安排成一列，其神位的位序模型為：

正偏——遠近——左右

本組模型是以中軸線上的神位為最尊，兩側者以距中軸線近者為尊，遠者為卑，並以左尊右卑來區分兩側相同遠近者的位階。如圖 1-4 所示，這五個神位間以位於中軸上的 1-1 為最尊，兩側的神位中 1-2、1-3 距中軸線較 1-4、1-5 近，其位階亦較高；而 1-2 因位於左側，其位階較右側的 1-3 高，五個神位其尊卑位序依次為 1-1、1-2、1-3、1-4、1-5。

有些廟宇由於其祀神的數目為偶數，而出現中軸線上沒有神位的情形，在這種情形之下，將神位安排在中軸兩側，以使得神桌上之神位安排能夠保持對稱，其神位的尊卑關係也適用於本組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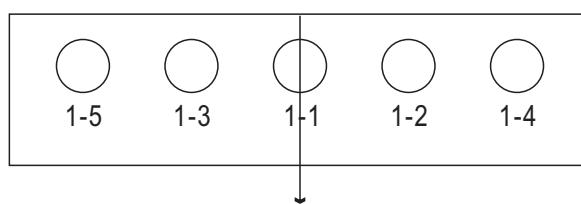


圖1-4：單元空間神位安排示意圖

2.多列：將神桌上的神位安排成數列，其尊卑位序模型為：

前後——正偏——遠近——左右

這組模型的尊卑關係主要是建立在神位間的前後關係上，後列的神位一定比前列的神位位階高，而同列神位間其尊卑關係如同上組模型，在此不在重述。

(二)直桌：是指神桌的長邊垂直於廟宇面寬的擺設方式，通常以兩張神桌為一組，安排在左右兩側，其上的祀神性質相同且有從屬關係，在安排神位時是

兩張神桌同時考量，其神位間尊卑關係的位序模型為：「中心點——遠近——左右」

兩張直桌上的神位以距佛龕近者為尊，遠者為卑，並以左尊右卑來區分同一遠近者的尊卑關係。如圖1-5所示，在左右兩側的直桌上共有六個神位，分成三列，這三列中第三列最接近佛龕的中心點，其位階最高，第二列又較第一列接近，故位階又較第一列高，同一列中，3-1在左邊，其位階又較在右邊3-2高，六個神位其尊卑依序為3-1、3-2、2-1、2-2、1-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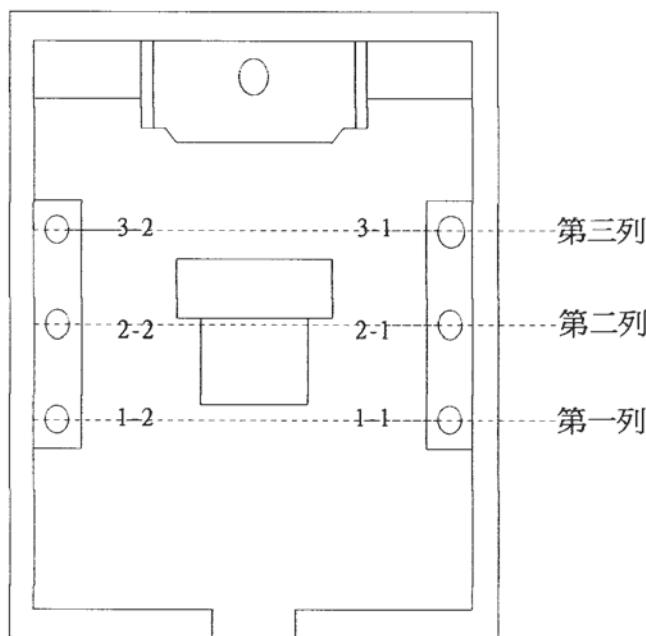


圖1-5：直桌之神位安排示意圖

以上所述均是居民對於神位安排的認知，在實際使用時是否依其認知來安排呢？以下舉數例來加以說明。圖1-6為菜園東安宮內神位的安排狀況，其佛龕上有主佛朱王、主祀神關聖帝君、真武大帝、李府元帥、石王爺及其隨從六尊，左邊佛龕供奉獅神、右邊佛龕供奉土地公、中案供奉中壇元帥。居民認為各神桌中的祀神以佛龕上的朱王為最尊，其次為中案的中壇元帥、左佛龕的獅神、右佛龕的土地公。廟內整體神位空間安排符合居民認知的「中心點——正偏——前後——遠近——左右」的位序模型。各單元神桌上祀神的安排則是以神格高低為其依據，佛龕內供奉有三列十二尊神像，最後面為主佛朱王，中間列則為朱王的替身、關聖帝君、真武大帝，最前列則供奉李府元帥、石府王爺及其兩側隨從的部下。這些祀神中以朱王最尊、其次為朱王的

替身、關聖帝君、真武大帝、李府元帥、石府王爺，最後則為隨從的部下。這種安排方式中，李府元帥神格較石王爺低，但安排時卻安排在較尊的位置上，和其以神格高低為安排依據及「前後—正偏—遠近—左右」的位序模型認知有所違背，其原因則是因為這兩位祀神是後來才接受崇祀的，在安排時是以時間作為考量，而非以神格的高低作考量，李府元帥較石王爺先來，所以供奉在較尊的位置上，空間位序模型並沒有改變，而是決定尊卑的依據有所改變。

而居民在辨別空間尊卑時，經常以東邊、西邊來取代左邊、右邊使用，稱左邊佛龕為東邊佛龕，右邊佛龕為西邊佛龕，利用絕對方位的東、西取代相對方位的左、右來辨識空間的尊卑，這種現象也普遍的出現在其它村莊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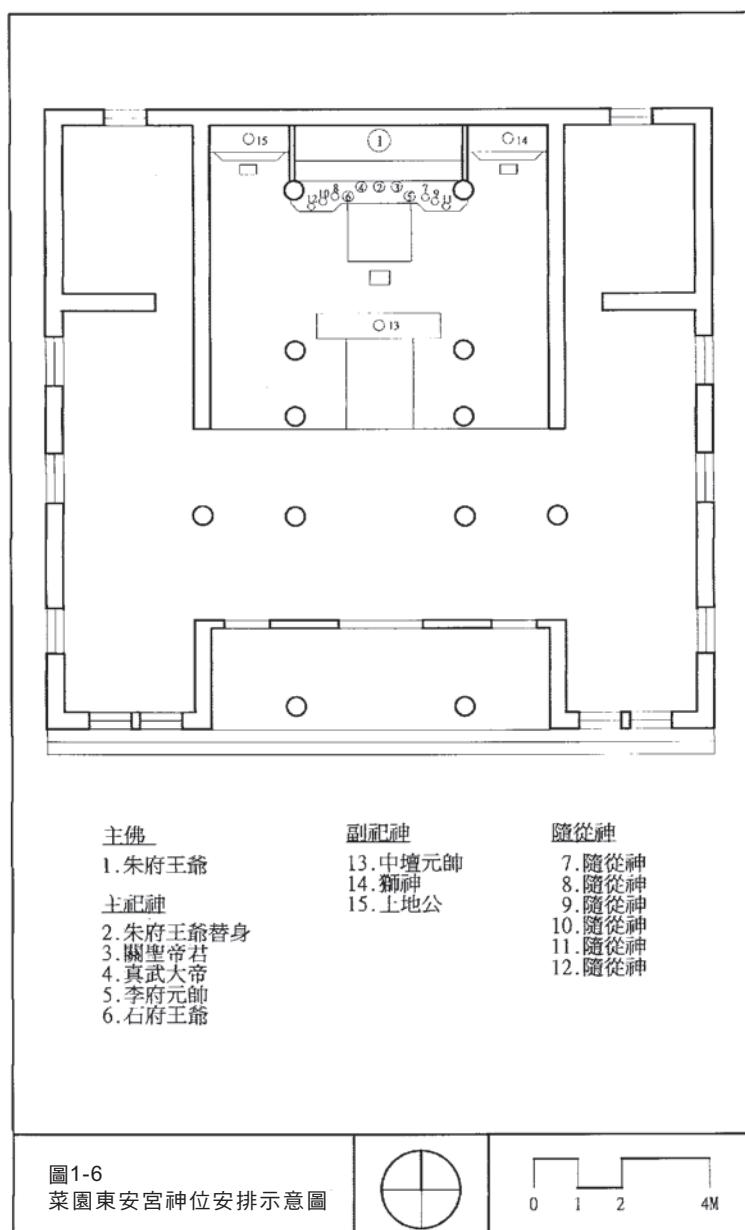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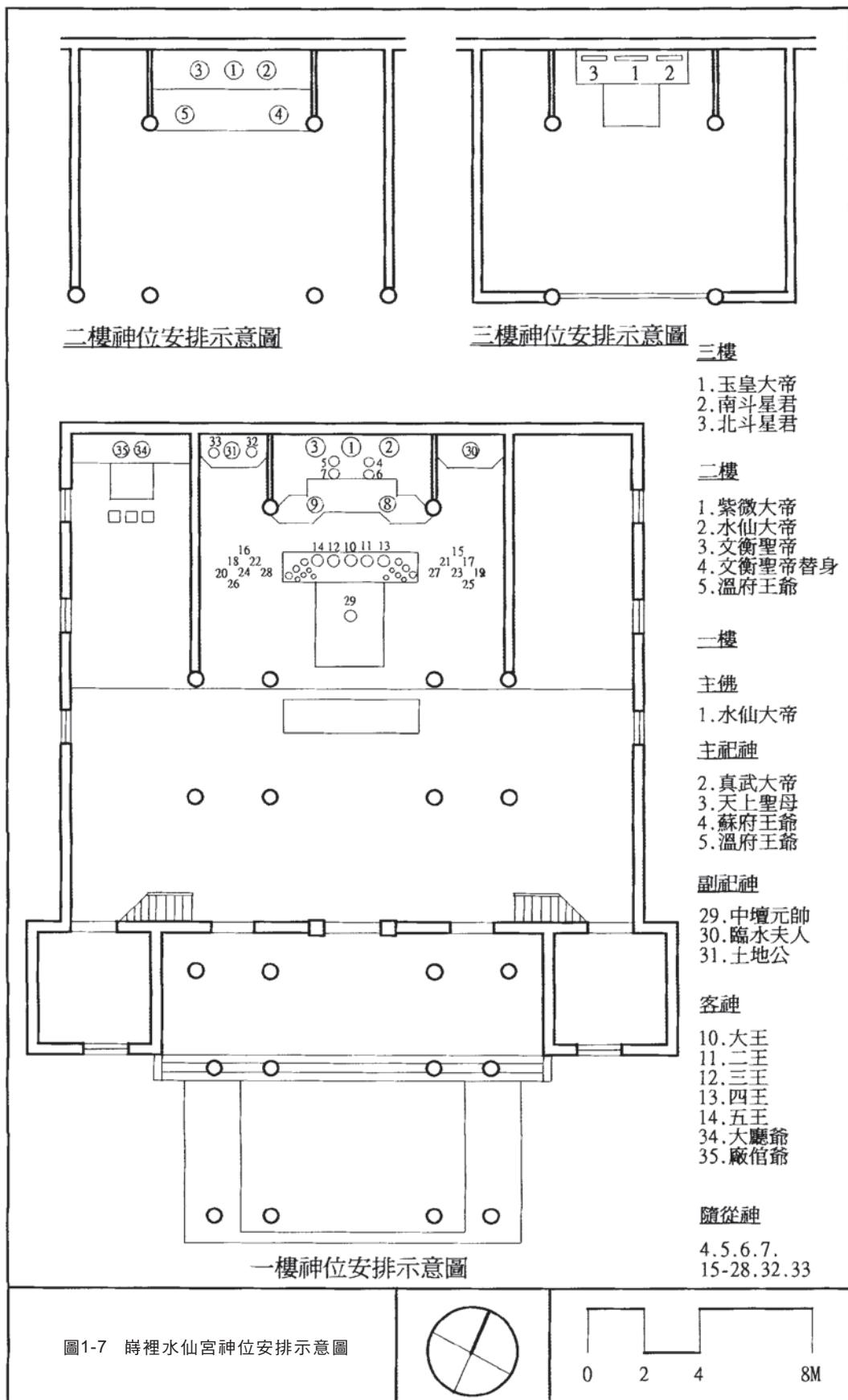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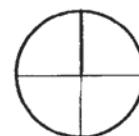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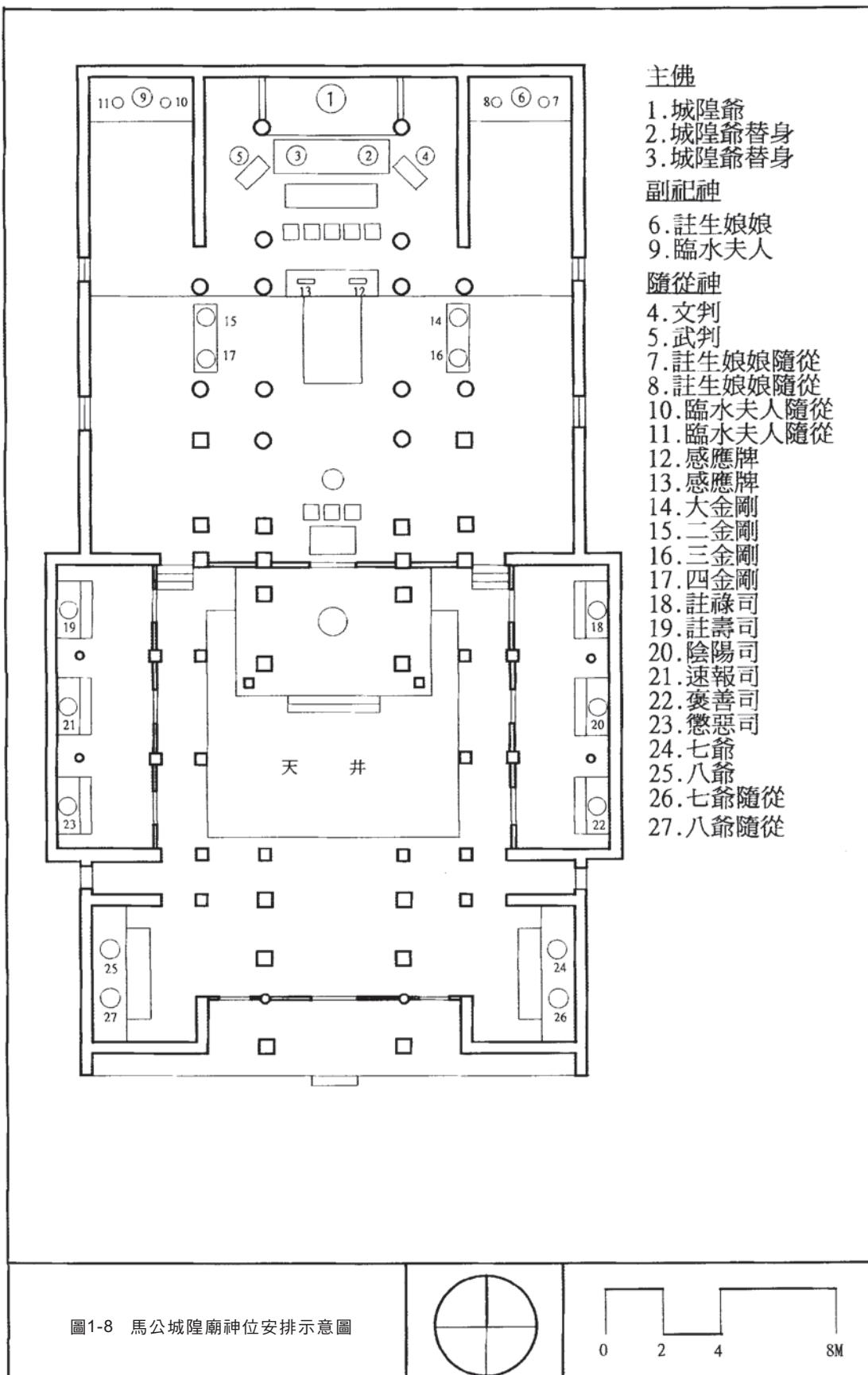
圖1-7為鶯裡水仙宮內神位安排的情形，本廟有三層，最上層的佛龕供奉玉皇大帝、南斗星君、北斗星君；中間層內的佛龕供奉紫微大帝、水仙大帝、真武大帝、文衡聖帝、溫府王爺；地面層佛龕供奉水仙大帝、真武大帝、天上聖母、蘇府王爺、溫府王爺及水仙大帝隨從四尊；左佛龕供奉臨水夫人，右佛龕供奉土地公，中案上供奉五府千歲及其隨從十四尊，中壇元帥則位於中案前的下桌，在後殿右邊舍仔的頂桌上供奉大廳爺和廠倌爺。在這些神位中，其整體空間的尊卑關係以位於最上層的佛龕最尊，其次為中間層的神龕，依次為地面層的佛龕、中案神桌、中案前的下桌，左佛龕、右佛龕，以右舍仔的頂桌位階最低，其祀神在廟內地位之高低即依其座落神桌而定。地面層整體空間神位的尊卑關係符合「中心點—正偏—前後—遠近—左右」這組位序模型，但是由於廟共分成三層，因而使得原先適用於平面形式的位序模型無法完全適用於三度空間的立體形式，依本廟的安排方式可將這組模型擴充為「中心點—上—下—正偏—前後—遠近—左右」。各神桌上祀神的尊卑則以迎請的時間先後為安排的依據，在地面層佛龕上供奉五尊主祀神和四位隨從神，分別為後列中央的水仙大帝，左側的真武大帝和右側的天上聖母，前列是左邊的蘇王爺和右側的溫王爺，四尊隨從神位於中間水仙大帝前，其中蘇王爺和溫王爺是後來才崇祀的。其尊卑關係以水仙大帝最尊，依次為真武大帝、天上聖母、蘇府王爺、溫府王爺，最後才是隨從神（4）、（5）、（6）、（7）。在這種安排方式中，隨從神的神位在蘇府王爺、溫府王爺的後面，其位階理應較尊，但居民認為其位階較低，似乎違反了「前後—正偏—遠近—左右」模型。居民的說法是神位安排是以大神做為主要考量，隨從神的神位是依據其追隨的主神位置而決定，因此整個佛龕上神位的安排是符合認知的位序模型。而在中案上供奉的五位王爺及其隨從，五位王爺成一列安排在中間，分別為中間的大王，其左側的二王，右側的三王，二王左側的四王及三王右側的五王，而隨從神則分成三列安排在王爺左右兩側，整個中案上祀神的尊卑依次為大王、二王、三王、四王、五王，最後為隨從神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整個安排方式均符合「前後—正偏—遠近—左右」的模型。由這兩種安排方式可知，居民在安排神位時是有著位序觀念的存在，但在實際安排時會依桌面的狀況而有彈性，這些方式透過村民的詮釋，均符合其認知的位序模型，可知位序模型雖是固定不變的，但透過居民的詮釋，可以產生不同安排方式並適用在不同的場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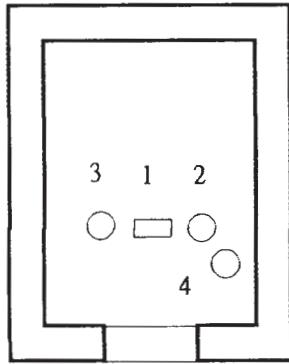


馬公城隍廟（圖1-8）的神位安排則較為複雜，是以神格高低作為依據。佛龕內供奉著主祀神城隍爺，緊靠著佛龕前的頂桌則擺設兩尊供出巡使用的城隍爺替身，在頂桌前為有文判、武判分立左右，佛龕、頂桌及其前方的文武判合而為一個神桌組；左佛龕供奉註生娘娘，右佛龕供奉臨水夫人；後殿與前殿交界處的中案上供奉兩塊感應牌；中案前的左右小港供奉四大金剛，以兩尊神像為一組，分立在兩側；天井兩側的舍仔內以六張神桌供奉六司公，分別為左舍仔內的註祿司、陰陽司、褒善司，右舍仔內的註壽司、速報司、罰惡司；前落中庭兩側的舍仔則供奉有七爺（左側）和八爺（右側）及其隨從。這些神桌中以佛龕的位置最尊，左佛龕次之，其次為右佛龕、中案、左小港的金剛神位、右小港的金剛神位、左舍仔內註祿司所在的神桌、右舍仔註壽司的神位、陰陽司、速報司、褒善司、罰惡司所在的神桌，七爺的神桌、最低的則是八爺所在的神位。這些祀神即依其所處的位置而決定其在廟內的位階，以城隍爺位階最高，其次為註生娘娘，依序為臨水夫人、感應牌、左小港的金剛、右小港的金剛、註祿司、註壽司、陰陽司、速報司、褒善司、罰惡司、七爺、八爺。其整體空間的安排方式符合認知的「中心點—前後—正偏—遠近—左右」位序模型。在單元神位空間安排方面，由佛龕所構成的神桌組中，供奉有城隍爺三尊及文武判，分成三列安排，鎮殿主佛在最後列中間的位置，其替身則位於中列左右兩側，文判在前列左側，武判在右側，其尊卑關係依序為鎮殿主佛、替身、文判、武判，這種安排方式符合認知的「前後—正偏—遠近—左右」位序模型。而在中案兩側四大金剛的神位則為直桌式的安排，以佛龕為中心點，左邊神桌內側供奉有大金剛、外側為三金剛；右邊神桌內側供奉二金剛，外側為四金剛，由民眾對金剛的稱呼即可判別其間的尊卑關係分別為大、二、三、四金剛，其神位安排符合著「中心點—遠近—左右」的位序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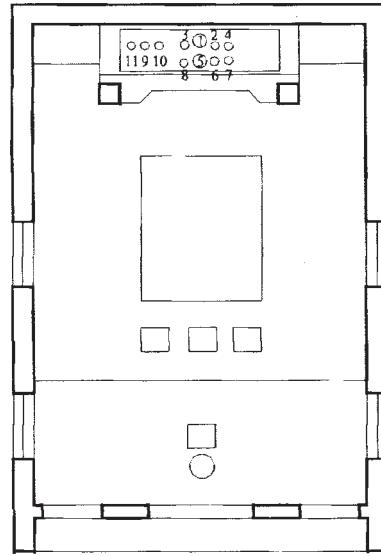
大菓葉有應公廟（圖1-9）是位於海邊的一間鬼祠，本祠之規模很小，無神桌等設施，供奉四尊神像分成兩列安排在地面上，其安排如圖1-9所示，由其神像擺設如此整齊判斷，其在安排時是有著空間位序觀念的存在，應是附近居民依其所認知的空間位序來加以安排，並以拾獲的時間作為安排時決定尊卑的依據，若依現況來判別，應是以「前後—正偏—遠近—左右」的位序模型來安排。

濟安宮（圖1-10）為規模較大的鬼祠，廟內有佛龕、中桌、天公爐等器具，廟內的祀神共有兩組，一是主祀神萬善爺及其隨從，一是土地公及其隨從，前者的神位在中間，後者在其左側，以正、偏來區分主、副祀神之關係。中間的萬善爺分成前後兩列，前列為後列之替身，這種前列為後列替身的安排方式在各廟宇中經常出現。後列的神位中，萬善爺在中間，其隨從中，捧印的文官在左，帶刀的武官在右，而萬善爺





1.有應公碑  
2.土地公  
3.關公  
4.觀世音菩薩



1.萬善爺  
2.文隨從  
3.武隨從  
4.白馬  
5.萬善爺替身  
6.隨從  
7.武隨從  
8.文隨從  
9.土地公  
10.隨從  
11.隨從

圖1-9：大菓葉有應公廟神位安排示意圖

圖1-10：內坡濟安宮神位安排示意圖

的坐騎則在文官前方。依中國傳統重文輕武的觀念筆者判斷其神位安排符合著「中心點——前後——正偏——遠近——左右」的位序模型。而在前列的神位中，文官和武官的位置，和後列的安排方式不同，武官所處的位階較文官高，並不符合認知的位序模型，這種隨從神未依其尊卑安排的情形也出現在赤馬碼頭宮中。

下表為田野調查中各廟宇的神位安排情形。

表1-1：澎湖廟宇神位安排一覽表

廟宇名稱	居民認知之空間位序			安排依據	使        用        現        況		
	單元空間位序		整體空間位序				
	單列	多列					
馬公城隍廟	1	2	3	神格	符合其認知之位序模型。		
東甲北極殿	1	2	3	神格	1.符合其認知之位序模型。 2.神桌上之神位安排是大小神均依認知安排，先安排大神再安排小神。		
菜園東安宮	1	2	4	神格	1.佛龕上神位安排未能符合以神格為安排之依據的說法（詳實例）。 2.佛愈上之神位安排是大小神均依認知安排，先安排大神再安排小神。		
後窟潭威靈殿	1	2	不詳	神格	—		
菓葉武聖廟	1	2	3	時間	1.符合認知的位序模型。 2.佛龕上之神位安排是大小神均依認知安排，先安排大神再安排小神。 3.請王期間，廟內整體空間以王爺所在的中案為最大，其後才是原認知之位序。		

爵裡水仙宮	1	2	4	時間	1.符合認知的位序模型。 2.佛龕上之神位安排有兩種方式，佛龕上只有大神依認知安排，小神則只安排在追隨的大神前方。中案上之神位安排是大小神均依認知安排，先安排大神再安排小神。
通梁保安宮	1	2	4	時間	廟宇整修中，僅訪問廟公。
白坑玉聖殿	1	2	3	神格	符合認知的位序模型。
中屯永安宮	1	2	4	神格	1.符合認知的位序模型。 2.佛龕上之神位安排是大小神均依認知安排，先安排大神再安排小神。
陰陽堂	1	2	4	神格	1.符合認知的位序模型。 2.佛龕上神位安排是以左尊右卑來安排新舊主佛，中心點上無神像。
施公祠	1	2	4	神格	佛龕上神位安排是以前後來安排新舊主佛。
內垵濟安宮	1	2	—	神格	1.以正偏來區分主副祀神。 2.隨從神未依照位序安排。
赤馬碼頭宮	1	—	—	神格	隨從神未依照位序安排。
大菓葉有應公廟	—	2	—	時間	筆者推測。
內垵夫人媽廟	1	—	—	神格	符合認知的位序模型。

資料來源：筆者 83 年 8 月、11 月田野調查所得。

註：表中的數字 1 代表「正偏—遠近—左右」的位序模型。

2 代表「前後—正偏—遠近—左右」的位序模型

3 代表「中心點—前後—正偏—遠近—左右」的位序模型

4 代表「中心點—正偏—前後—遠近—左右」的位序模型

以上所介紹的神位安排方式都是依據水平面上的位序模型來安排，以中心點、前後、遠近、左右、正偏來表達神像間的尊卑關係。而在安排神桌上的神位時，除了水平面有尊卑的考量外，在垂直面上也有著尊卑的考量，其尊卑關係是建立在神像底座（神座）的高低上，以高者為尊，低者為卑。安排時依據居民對祀神尊卑的認知，將地位大者安排在位置較高的神座上，較小的神則安排在較低的神座上，同一水平面上的神則以水平面的位序模型來決定其尊卑。如圖3-1-11所示，四個神位分別處在三個不同高度的神座上，這些神位間以位於最高處的2-1位階最高，其次為1-1，而在同一高度的1-2、1-3則依水平面的安排方式以左右來區分，以1-2位階較高，1-3較低。整個神桌上其神位的尊卑依次為2-1、1-1、1-2、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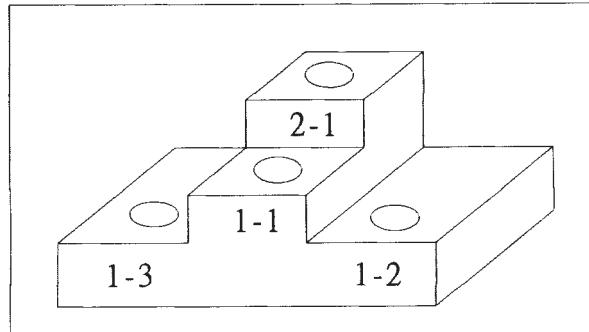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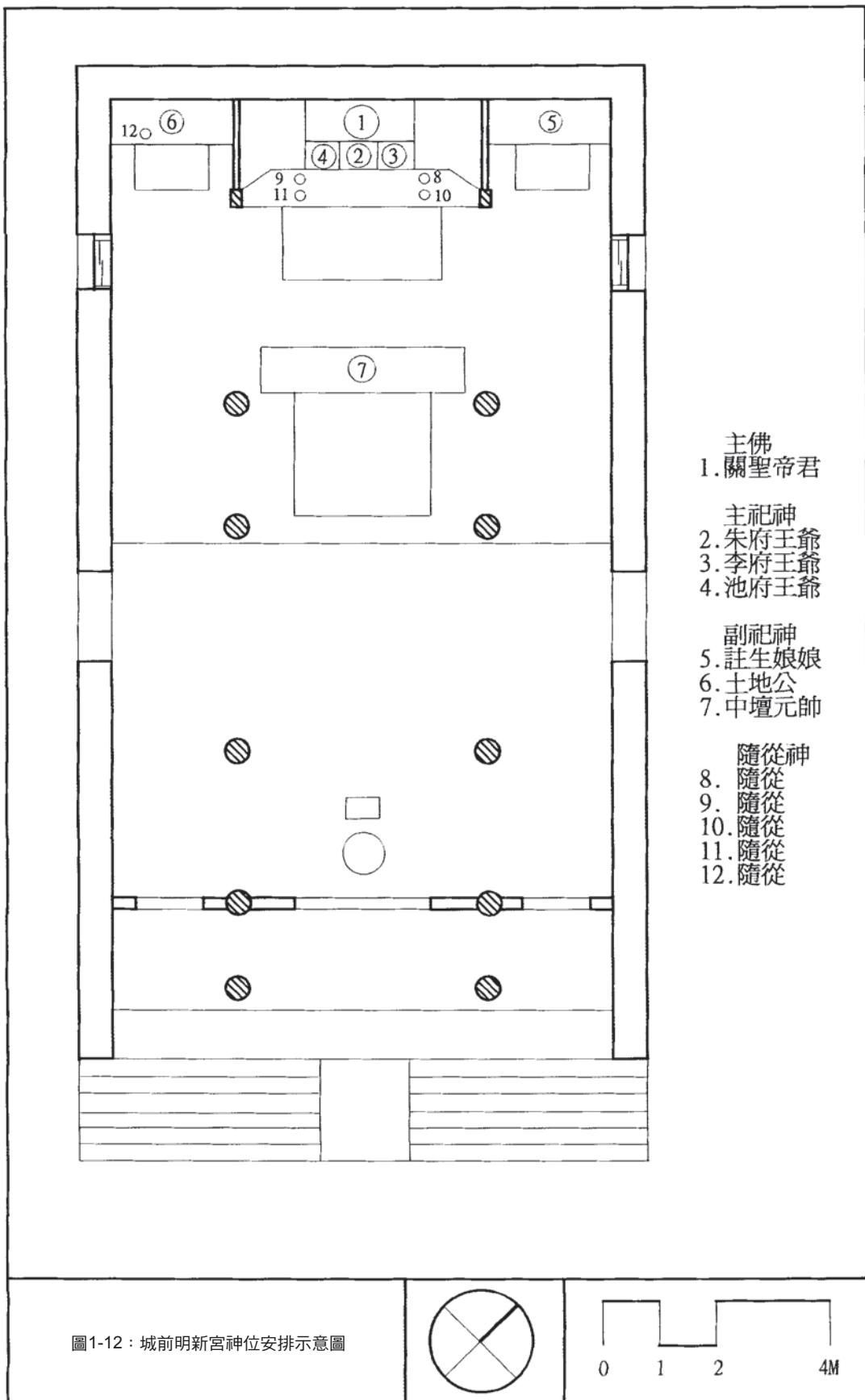
圖1-11：垂直面神位安排示意圖

這種神位安排方式以在佛龕上最為常見，圖1-12為城前明新宮佛龕上神位安排的情形，在佛龕上供奉有主佛文衡聖帝，主祀神朱、李、池三王及隨從四尊，這些祀神中以文衡聖帝地位最高，依次為朱王、李王、池王，以隨從最低，在安排神位時將文衡聖帝安排在最高的神座上（1），朱王位於中間次高的神座上（2），而李王、池王則位於同一高度的神座上，依左尊右卑的安排方式將李王安排在左側（3），池王安排在右側（4），四位隨從則位於佛龕前方低一階的台面上，整個安排方式完全以符合高尊低卑的安排方式。

以高低位序來安排神位的方式除了前述之外，尚有一種是將佛龕作成階梯狀，同一列神位的高度都等高，這兩種安排方式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是其神位的位置越往後面越高，並以主佛所在的神位最高，而祀神的地位也是越後面越高。若將這種現像與建立在水平面的位序模型做一比較，由圖1-13可以發現，在垂直面以高低來區別尊卑的位序模型和在水平面以前後來區別尊卑的位序模型二者其空間位序相符合，其垂直面的尊卑關係「高低—左右」可以水平面的「前後—正偏—左右」來表示。在田野調查中發現，居民在描述廟內神像尊卑時，常以前後、左右、正偏、內外等來辨別其間的尊卑關係，如：

最後面中間那尊聖帝祖最大，再來就是它前面的三王，三王裡面以中的大王較大，來才是左邊的二王，來才是右邊的三王……

而很少以高低來辨別其尊卑，這種現像普遍的存在於澎湖社會中，其原因應是居民在辨別神位之尊卑時，無法以高低來區分出所有神位的位階，必需再配合水平面的位序模型來使用；而以水平面的前後、左右等即能清楚的描述出每尊神像的尊卑，而無需使用垂直面的高低元素。但由其神像安排時有高低的安排，可知居民仍有高低的認知，且能清楚辨明高者為尊，低者為卑，可知在居民是有著三度空間的位序觀念，但在安排神位時則以水平面的位序模型做為主要依據，而以垂直面為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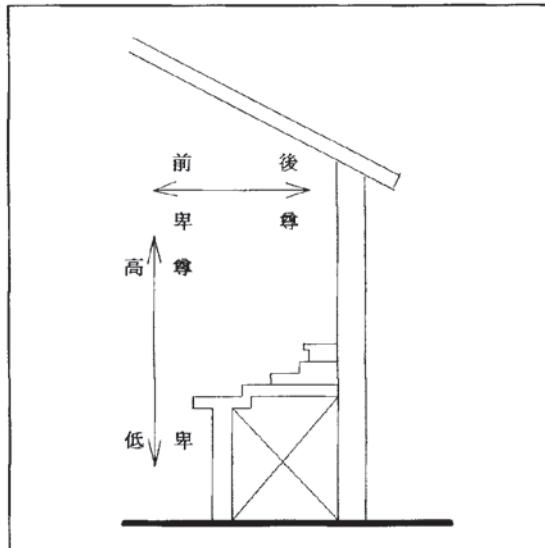


圖1-13：前後與高低之關係示意圖

### 1-3、主祀神異動時神位之調整

由1-2文中的說明可以了解，廟宇在安排神位時是以主佛所在的位置為最尊，其餘則是以時間作為依據。但是廟宇內的主佛若發生異動，其新舊主佛的神位又將如何安排？在田野調查中發現陰陽堂和施公祠曾發生此種狀況，其異動緣由、神位調整方式詳述如下：

#### 1、陰陽堂：

陰陽堂（圖1-14）原是以七爺謝將軍為其主神，早先其神位在中心點上。而後因恐七爺法力不夠，又從台南陰陽堂迎請陰陽公，後者之神格較七爺為高，因而以之為主佛。但安排神位時，陰陽公的神位並非在中心點，即原七爺的位置上，而是以中軸為基準，左側供奉陰陽公，右側供奉七爺，這種安排方式是以神格作為安排的依據，且在中心點上不設神位，以兩者同尊的作法表達對原有主神的崇敬，並以左尊右卑來區分出新舊主佛在廟內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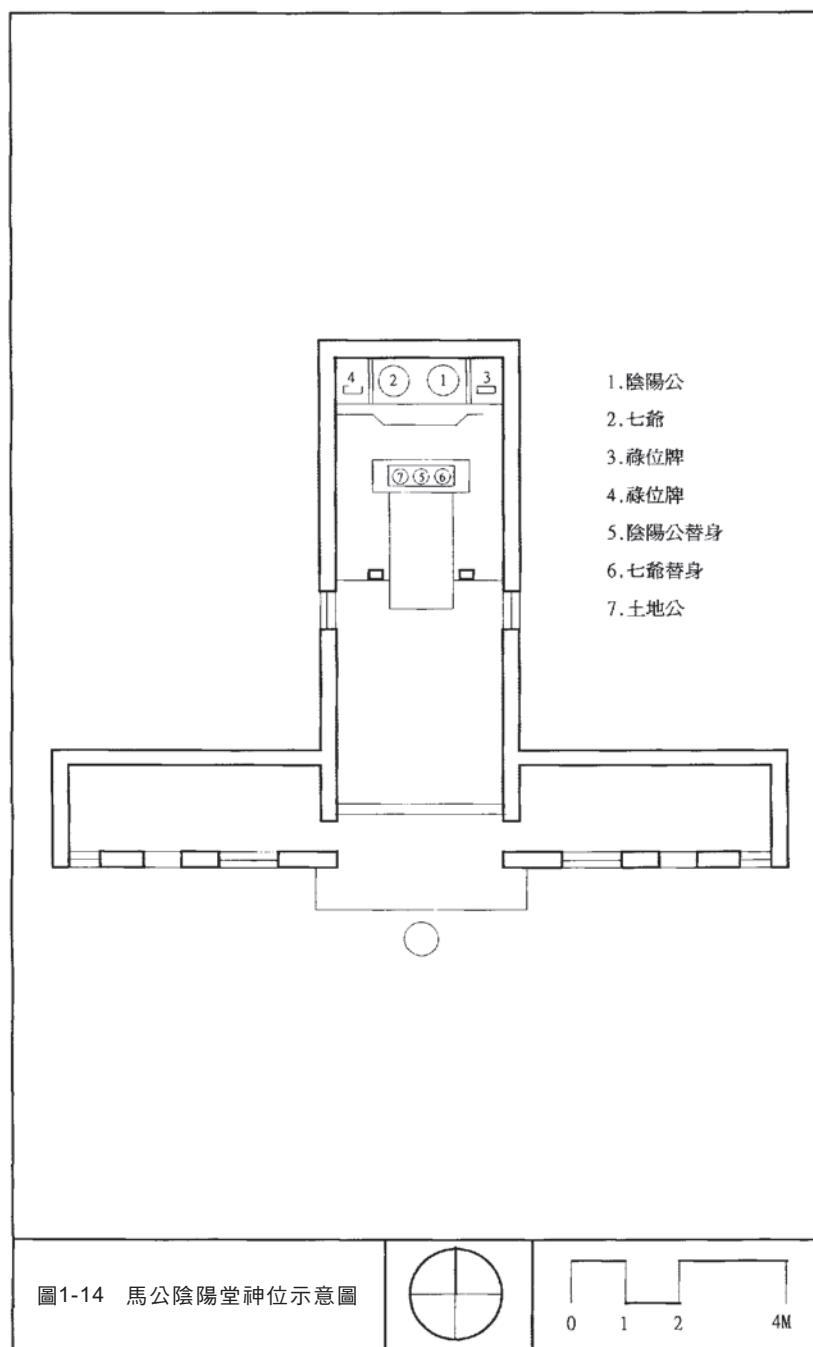
#### 2、施公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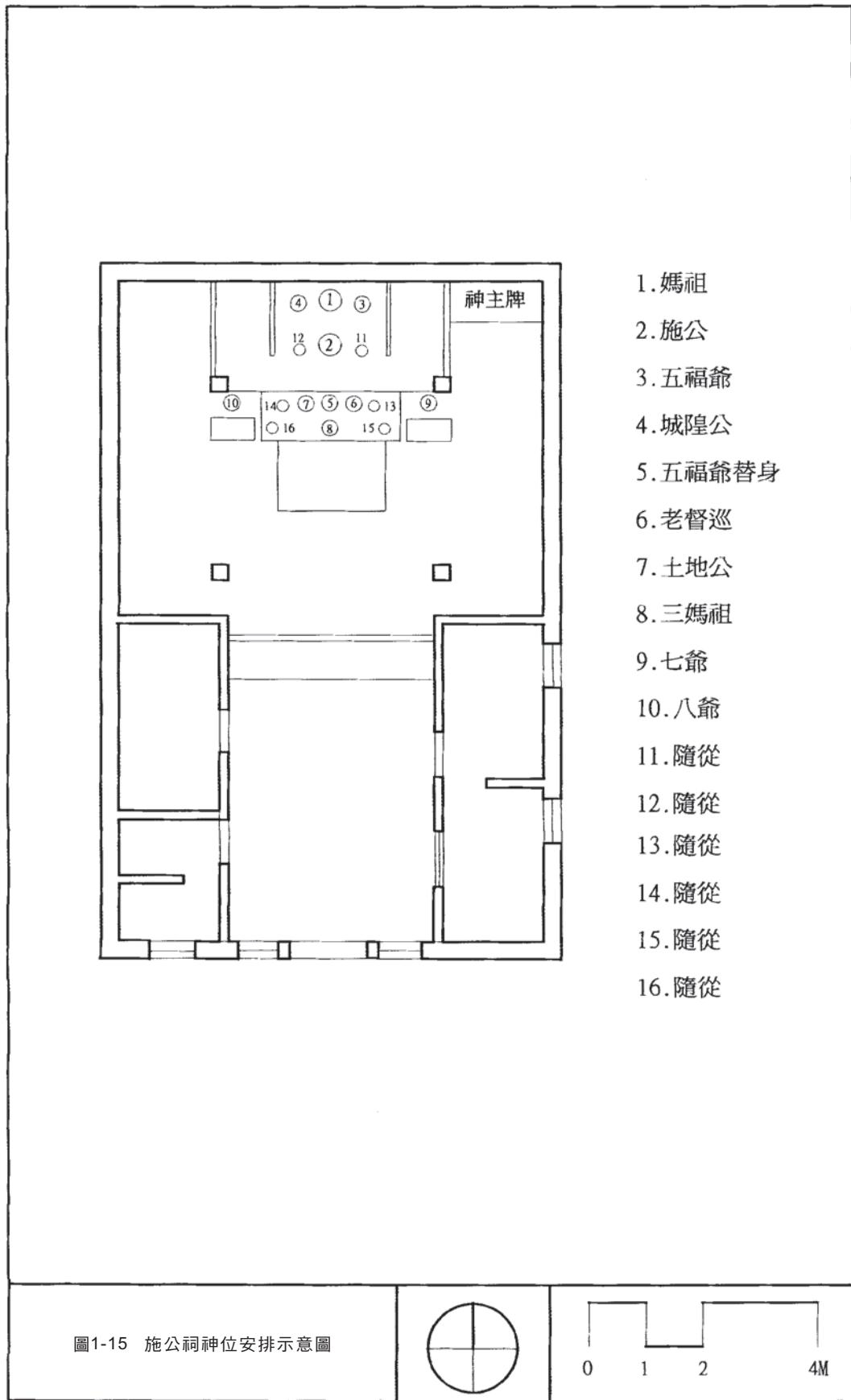
施公祠為崇祀施琅將軍而設，原位於現今省立澎湖醫院內，與海壇館為鄰。後因日人徵地興建醫院時才遷至現址，並將原海壇館內的祀神一併迎入，現今之神位安排如圖1-15所示，除了佛龕上的施琅將軍和左佛龕上的神主牌<sup>7</sup>來自施公祠外，其餘者多來自海壇館。施公祠原以施琅將軍為主佛，遷移後，由於居民認為施琅將軍是人不是神，而媽祖則是正神，因此在安排神位時應將神人做一

<sup>7</sup> 神主牌上供奉張丙之役殉難的低級軍官等人（余光宏，1988：47）。

區別，將佛龕上前後列的祀神視成兩個單元來安排，以媽祖為主佛，居於後列；施琅將軍之塑像則安排在中軸線上媽祖的前面，以前卑後尊來區分人神之別，並以中軸的安排來表示對原有崇祀者的尊敬。這種以神格做為調整神位的方式只在遷移時被採用。爾後自南甲海靈殿迎請老都巡和自天后宮迎請三媽時，則以時間作為安排的準則。

由以上的說明可以知道，兩間廟在廟內主佛有所異動時，是以神格為準，沿用一般廟內所採用的位序模型，以左右、前後的方式來區分新舊主佛的尊卑地位。





#### 1-4：祭拜儀式行為所呈現之位序

以上所探討的都是廟宇對於神位的安排方式，此處換個角度，從廟宇的一些慶典活動和日常祭拜行為中，上香祭拜的過程來探討儀式行為中所呈現的位序觀。

由田野調查中得知，澎湖居民對於祭拜順序的看法有兩種，一是認為應先拜天公、中壇，而後依整體空間中各神桌祀神地位之高低，由高至低，最後拜下壇爺<sup>8</sup>、門神<sup>9</sup>。另一種說法則是只拜天公和中壇，其它祀神不單獨祭拜。前者中，天公因是神界中至高無上的神，所以需最先祭拜且需面朝著廟門外，向中壇祭拜是指向廟內所有祀神祭拜，而非只對中壇元帥，澎湖地區大多數的廟宇都採用這種祭拜順序。而後者所指的天公和中壇其意思和前者相同，菜園東安宮即是採用這種祭拜順序。

祭拜依其時間和祭拜者可分成作醮時的祭拜、廟方人員每日例行之祭拜、民眾信徒的祭拜三種，詳述如下：

##### 1.作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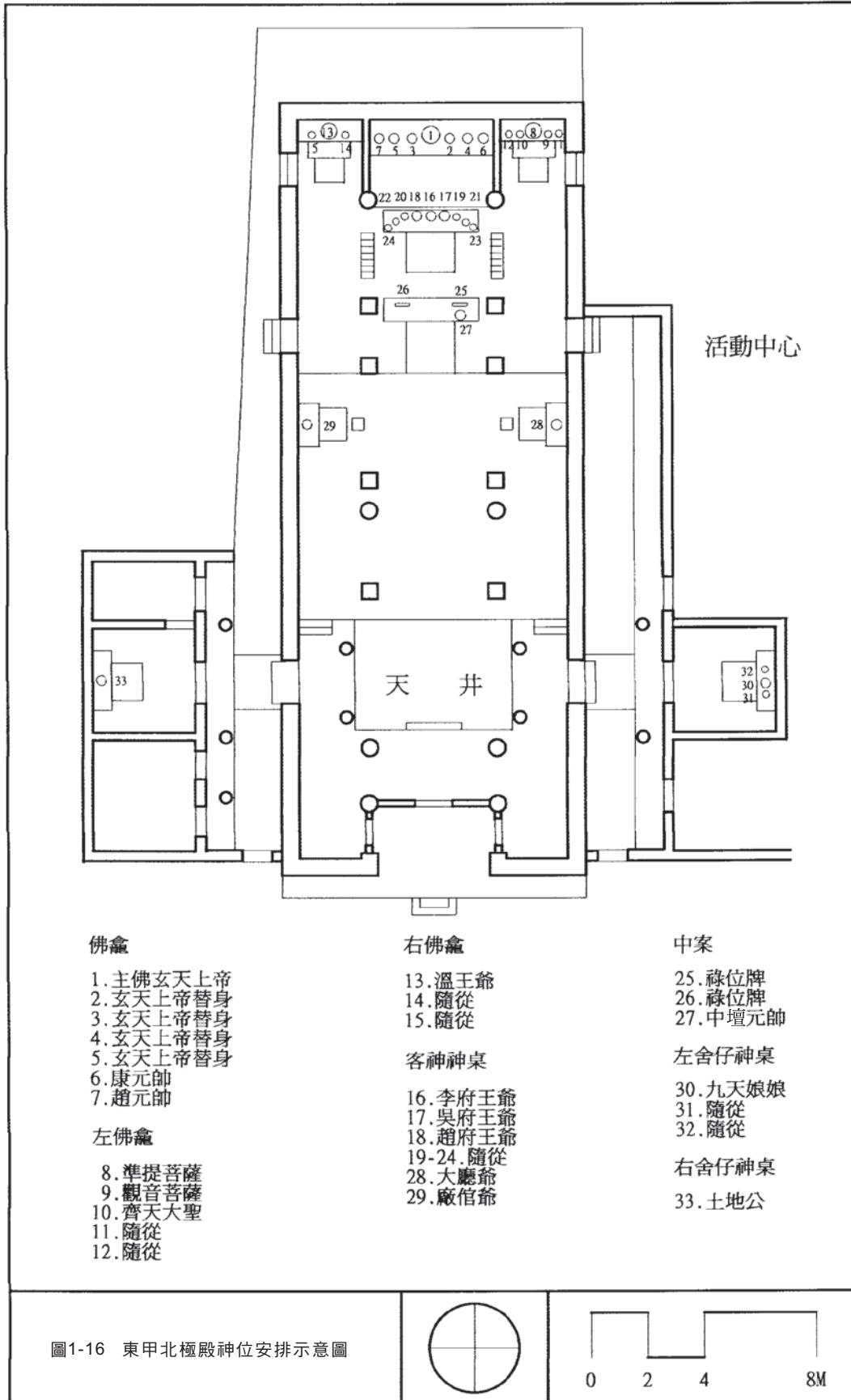
廟宇在作醮時是由會首<sup>10</sup>、鄉老擔主祭，祭拜時完全依照前述認知的順序。儀式進行時，祭拜者依據相對方位之尊卑關係，以會首居中、鄉老位於兩旁，當祭拜方向由向外改成向內時，除會首不動外，兩側鄉老需對換位置。以東甲北極殿為例（圖3-1-16），受訪者表示，其廟宇整體空間神位採用「中心點——前後——正偏——內外——左右」的安排方式，各處神桌之尊卑依序為（各神桌上地位最高之祀神為代表）：玄天大帝、準提菩薩、溫王爺、李王爺、中壇元帥、大廳爺、廠倌爺、九天娘娘、土地公。在其主佛作醮時，祭拜依照尊卑順序為：天公、中壇、佛龕、準提菩薩、溫王爺、大廳爺、廠倌爺、九天娘娘、土地公、門神、下壇<sup>11</sup>。擔任主祭者是值年的會首、副會、會副，祭拜時，會首地位最高，其位置在中間，副會地位居次在其左側，會副地位最低在其右側，當朝外拜完天公改向後拜廟內祀神時，左右兩側的副會、會副因方位已變而對換位置。

<sup>8</sup> 下壇爺也有稱之為虎爺、哈蛋爺。

<sup>9</sup> 門神和下壇爺之地位高低說法不一，有認為門神高，也有認為下壇爺高，但二者在廟內地位最低則是各地皆然。

<sup>10</sup> 澎湖地區的會首類似台灣的爐主、大頭家，其下並設有副會、會副、都會若干人。

<sup>11</sup> 這種祭拜順序似乎遺漏了佛龕前的王爺和中壇元帥，據廟公的說法是因為王爺神位和佛龕擺設在一起，可視之為一特別的神桌組，已和佛龕上的祀神一起祭拜過，毋需再拜；而中壇元帥亦是在祭拜中壇時已拜過，毋需再拜。



田野調查中除了菜園東安宮只祭拜天公、中壇外，其餘廟宇在作醮時均依照前述認知的祭拜順序上香祭拜。

### 2.廟方人員每日例行之祭拜

澎湖的廟宇每天清晨和傍晚都會由值年的會首或鄉老代表上香祭拜，此外廟公每天也會按時上香祭拜，這種祭拜形式會因廟宇的規模而有不同。在規模較小的廟宇，因其神位通常僅有三處佛龕和中案，祭拜時都依照順序祭拜；而在規模較大的廟宇，其神位甚多，除了在中港上的神位外，其餘者常因方便而不按照其所認知的尊卑祭拜。以馬公城隍廟為例，廟公認知的尊卑順序為：天公、城隍爺、註生娘娘、臨水夫人、左小港的金剛、右小港的金剛、註祿司、註壽司、陰陽司、速報司、褒善司、罰惡司、七爺、八爺。在實際祭拜時，除了後殿依序祭拜外，左右兩側的六司公則是先一一拜完左舍仔的註祿司、陰陽司、褒善司後再拜右舍仔的註壽司、

速報司、罰惡司，而不是按照順序祭拜。在調查中，相似的例子還有菓葉武聖廟、馬公天后宮。

### 3.民眾信徒的祭拜

一般民眾在祭拜時其情形和上一項一樣，在規模較小的廟宇其祭拜順序會符合所認知的順序，但在規模較大的廟宇則無，其原因有二：多數是基於方便，在調查中民眾認為所有祀神只要都有拜到就可以，是否依照順序則不是那麼重要，神是不會計較那麼多。少部份則是對於廟內祀神地位之高低並不是很清楚，而無法依其順序祭拜。這一類的民眾大部份為女性。

綜合上面所述，澎湖廟宇安排神位的情形有以下幾點結論：

1.在安排神位時，所使用的位序元素有中心點、正偏、前後、遠近、左右、高低等。中心點是指主佛所在的位置，為廟內最尊貴的位置，其它者皆以中心點為基準點，建立其間的尊卑關係。「正偏」即為中心點所在的中軸線上的相對關係，以在中軸者為尊，在兩側者為卑，並進一步合併遠近、左右等位序元素，而建立了「正偏—遠近—左右」這組基本位序模型。「前後」則是以中心點為參考點，依空間中神位間的前後關係來決定其尊卑關係。「高低」是建立在垂直面間尊卑關係的位序元素。在這些元素中，以正偏、前後兩個水平面位序元素最為重要，一是「以中軸為尊」，一是「以後為尊」，二者都是以中心點所在為最尊，二者搭配使用，或是先決定正偏間的尊卑，再以前後來區分中軸上的尊卑；或是先決定前後間的尊卑，再以正偏決定同一前後者的尊卑關係，而發展出澎湖居民所認同的兩組位序模型。

- 2.在安排神位時是以空間為主體，具有位階和不變性；祀神為客體，具有可變性。神位間有著尊卑的關係，且這些尊卑是固定的，祀神在廟內的地位是建立在其所處的神位上，而非神格。亦即其位階等同於所處的空間。
- 3.以神格高低或迎請時間來決定祀神神位的說法，應只是因時間不同而產生的兩種依據，在使用時是二者合一使用，其原因是為了維持廟內神位間的穩定狀態，避免因新祀神的加入而重新更動所有神位。表3-1-1中所列的以神格高低來決定神位的廟宇中，馬公城隍廟、東甲北極殿等都是在廟落成後即未有新的祀神，而菜園東安宮則雖有此種說法，但在佛龕上出現與認知不同的安排方式，經查證後其原因是後來改以時間作為安排的依據。這些例子說明了在廟宇落成時是依照神格來安排神位，其後，除了主祀神異動外，均以時間作為安排的依據，以免破壞原有的位序模型。
- 4.由祭拜的儀式行為中可以瞭解，空間位序是建立在相對方位的基礎上，但居民在使用時，經常以絕對方位的名稱加諸於相對方位的位序模型上，如菜園東安宮為坐北朝南，當地居民多以東、西邊來稱呼左、右邊佛龕，並以東邊較大，西邊較小來辨認空間的尊卑。原因是居民經常是透過兩種方式而得知相對方位的位序觀念，一是由私塾漢文老師所傳授，一則是透過父老相傳。前者受限於受教育人數有限，未能讓大多數人所知曉；而後者雖可為大多數人所知曉，但建立在宮廟坐向基礎上的相對方位的位序觀，民眾在使用時常將坐向誤以為是面對廟宇的方向，而造成了混淆的情形。為了讓空間位序廣為民眾所認知使用，因此將相對方位的左、右改以適合當地地理方位的南、北，以方便村民辨認使用。
- 5.民眾會因場合的不同，對空間位序有不同的使用，最常見於「神聖／世俗」的差異上。在作醮時，經由設醮、張貼榜文、起鼓、發表疏文等一連串過程，將廟宇的空間轉化為神聖空間，此時，所有的祭拜行為需依照祀神的尊卑關係依序祭拜。在日常生活中，民眾卻很少依其尊卑順序祭拜，使得位序觀念在使用時會因場合不同而有著神聖/世俗的差異。

## 貳、匾聯安排之原則及實例

匾聯為匾額與對聯的合稱，前者通常擺設於門楣、壽梁及枋樑上，形式以橫長形及豎長形居多；對聯通常位於柱子、門框及板壁上。兩者是廟宇內除了神桌、神像外，最常見到的廟內裝飾配件。本文即是從匾聯的安排方式來探討其所呈現的位序觀與實際使用之情形。

## 2-1：匾額之安排方式

在田野調查中，居民對於匾額的安排方式之看法有二：一是懸掛匾額的位置間有著尊卑關係的存在；一是認為懸掛匾額的位置並沒有尊卑關係。詳述如下：

一、匾額之安排有著尊卑關係存在：安排時依匾額之尊卑將其安排在適當的位置上，而用來決定匾額尊卑的依據有二，分別為：

1.依贈匾者的身份地位來安排：捐贈者的身份地位愈高，其匾的位階亦高，掛在較尊的位置上，反之則在較低的位置。捐贈者若有團體和個人之分時，以團體所贈的匾為大。菜園東安宮、沙港天后宮即是屬於這種安排方式。

2.依照贈匾的時間來決定：時間愈久的匾，位階愈高，則掛在較尊的位置上，若同時贈匾，其決定方式有二，一是以捐贈者之身份地位決定，高者居尊位。當捐贈者為團體時則以其和本廟交陪之狀況來決定，交往密切者居於尊位，較疏者居卑位。一則是以擲筊來決定匾額的位置，菓葉武聖廟即是屬於這種例子。

居民對於廟內供懸掛匾額各位置間之尊卑有兩種不同的說法，由尊到卑分別為：

1：中心點—前後—正偏—遠近—左右—上下

匾額位置的尊卑是建立在以佛龕為中心點，各匾額間前後關係的基礎上。懸掛在後面的匾額其位階比前面的高，同一列的匾額則以位於中央中港上為尊，兩側者以近中軸者為尊，遠中軸者為卑，並以左尊右卑來區分同一遠近者的尊卑，其安排示意圖參見圖1-2。澎湖地區採用這組模型來安排匾聯的廟宇有馬公城隍廟、菓葉武聖廟、後窟潭威靈殿。

2：中心點—正偏—前後—遠近—左右—上下

匾額位置的尊卑是建立在以佛龕的中心點為中軸線，各匾額間正偏關係的基礎上。在中港上的各匾額，其位階一定比兩側的高；中港上的匾額則是以在後面近中心點近者為尊，前面遠中心點者為卑。兩側的匾額如同上組模型般以列作為區別的依據，後面的匾額較前面為尊，同一列匾額以近中軸線者為尊，遠中軸線者為卑，而相同遠近者則以左尊右卑來區分，其安排示意圖參見圖1-3。

東甲北極殿、菜園東安宮、沙港天后宮、通梁保安宮即採用這組模型。

這兩種都屬於水平面的位序模型，在使用時有同一位置懸掛上下兩塊匾額的情形，居民有的下面者為尊（馬公城隍廟），有的上面者為尊（菜園東安宮），說法不一，原因是因為居民認為已經沒有它位置可供懸掛了，才會發生這種情形，此時兩塊匾的形狀大小會成為懸掛時的參考，與位序並無太大關係。這種現象反映了居民

在安排匾額時主要是考慮水平面間的尊卑，對於垂直面並不是很重視。

以上所述是居民對於匾額位置間尊卑的認知，有的廟宇是全部的匾額都依空間位序來安排，如馬公城隍廟、東甲北極殿……。有的廟宇則是在中港和小港之間依位序安排，而在舍仔則無，如菜園東安宮。但在實際安排時，是否完全依照其所認知的模型來安排呢？以下舉數例來加以說明：沙港天后宮是在民國81年興建完成的，落成時各界送來了十一塊匾，其懸掛現狀如圖2-1所示<sup>12</sup>，在安排位置時是以贈匾者的身份地位作為依據，採用「中心點—正偏—前後—遠近—左右—上下」的位序模型來安排這些匾，由圖表上可以清楚地體會到，總董陳光恭捐贈的匾地位最尊，原因是建廟時他捐贈了最多錢，兩側的匾依其位置之尊卑為縣長、立法委員、省議員、鄉長、議長、市長、鄉代表所捐，最後則為三塊私人所捐贈的匾，整個安排方式均符合居民的認知。而最尊的匾其捐贈者雖然並非地位最高，但在建廟過程中出了最多的錢，本廟才得以順利完成，且為本廟管理委員會中地位最高者，因此懸掛在最尊的位置上。而在廟內中港上僅懸掛一幅匾額，主要是預留給以後地位更高者捐贈的空間，這種以捐贈者地位作為安排之依據、廟宇落成時其認知安排匾額位置、預留位置的現象，也出現在菜園東安宮。民國83年時立委陳光復和澎湖水產學校旅高校友會送了兩塊匾，在安排時居於「後匾不搶前匾位置」的認知，依其尊卑安排在舊匾的上方，整個廟內的匾額依捐贈時間的不同分成兩群，新匾安排在上方，舊匾在下方，並符合其認知的位序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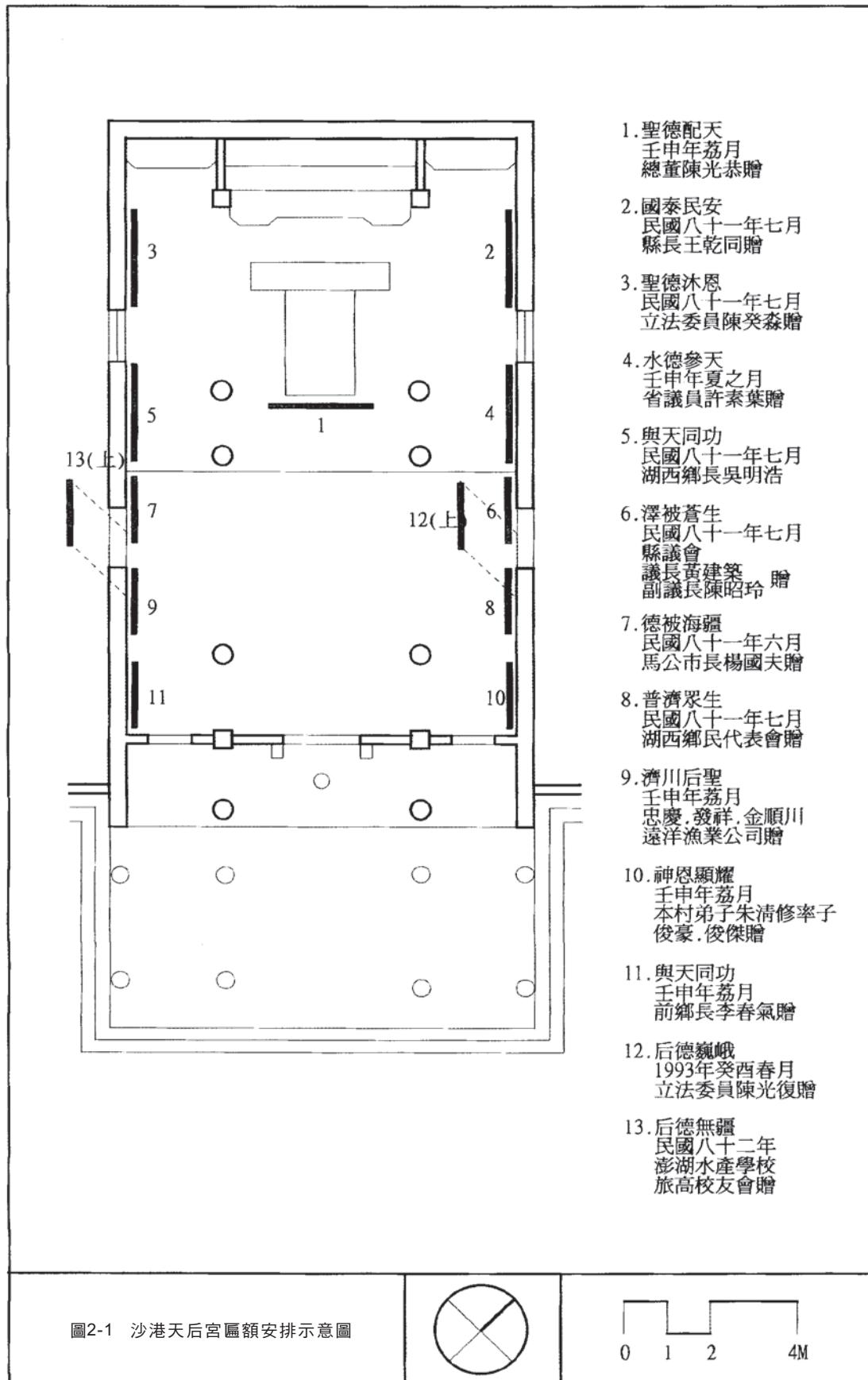
馬公城隍廟採取另一種安排方式，在田野調查中，居民認為其匾額是以時間為依據，採用「中心點—前後—正偏—遠近—左右—上下」的位序模型來安排。但由圖2-2中可以發現，其在中港枋樑上的匾除四垂亭壽梁上（10）及前殿中港門後的匾外（8），多為1936年以前所贈者，而兩側小港舍仔枋樑上的匾則多為晚近所贈的，明顯地以中軸上的正偏為其主要考量，和其所認知的位序模型不符合。在中港上的匾除佛龕上的「功存捍衛」、前殿中港門後上方的「燮理陰陽」兩塊匾外，其餘的匾由後至前其年代分別為用匾上書寫的紀年方式為宜1936、1933、1930、1933、1933、1981、1886、1973、1886、1933，1886，由其年代可知在安排時並非完全以時間作為依據。而在兩側的匾不論依捐贈時間或捐贈者的身份地位來辨別，都無法符合其所認知的空間間位序。可知實際安排情形和其認知有相當大的差別，筆者依其現狀推測，其當初安排時，對於中軸上的匾應是依其認知安排，而後所捐贈的匾依「後匾不搶前匾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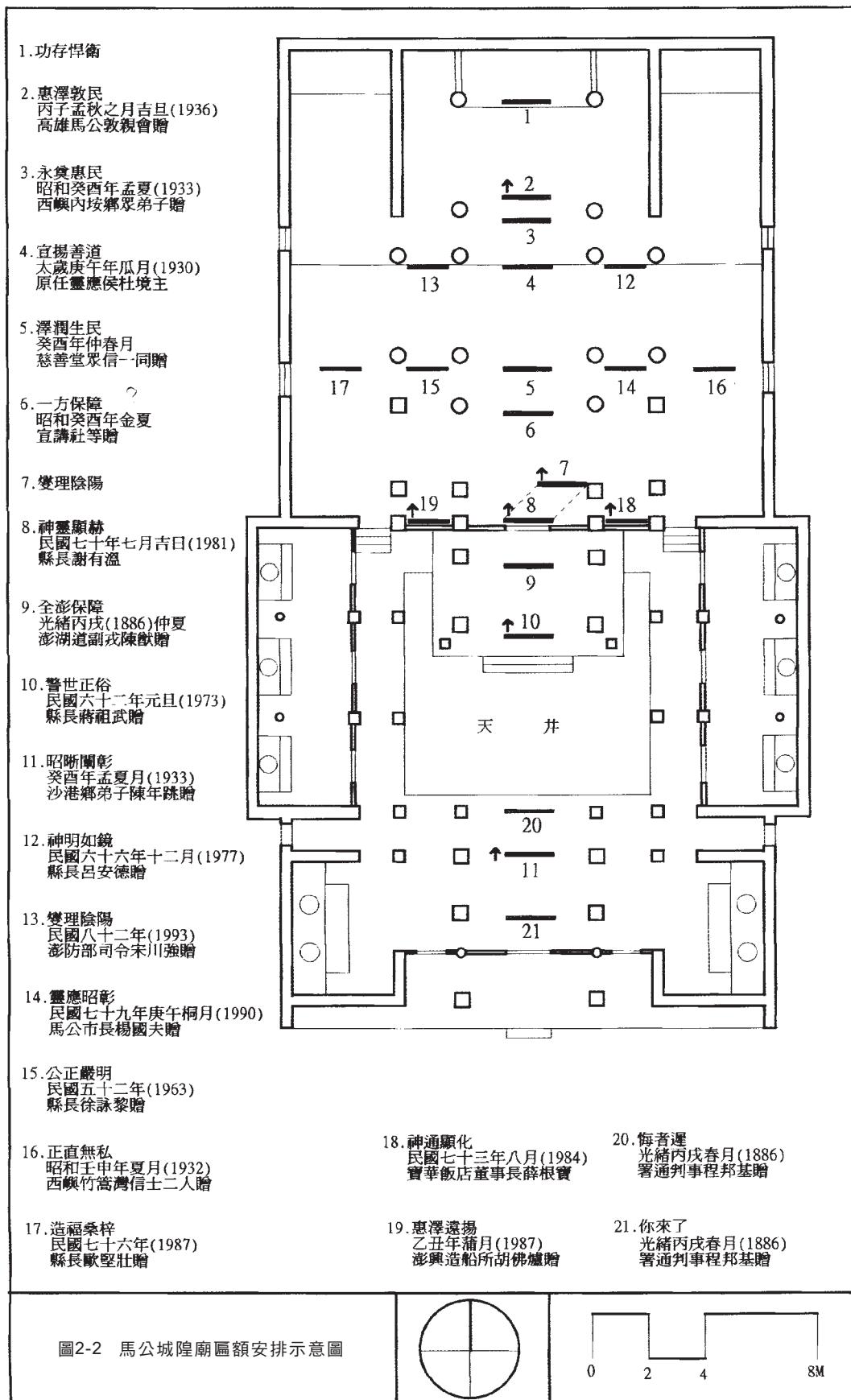
<sup>12</sup>本文中有關匾額之記載主要是記載匾文、贈匾年代、贈匾者，而非匾額之全部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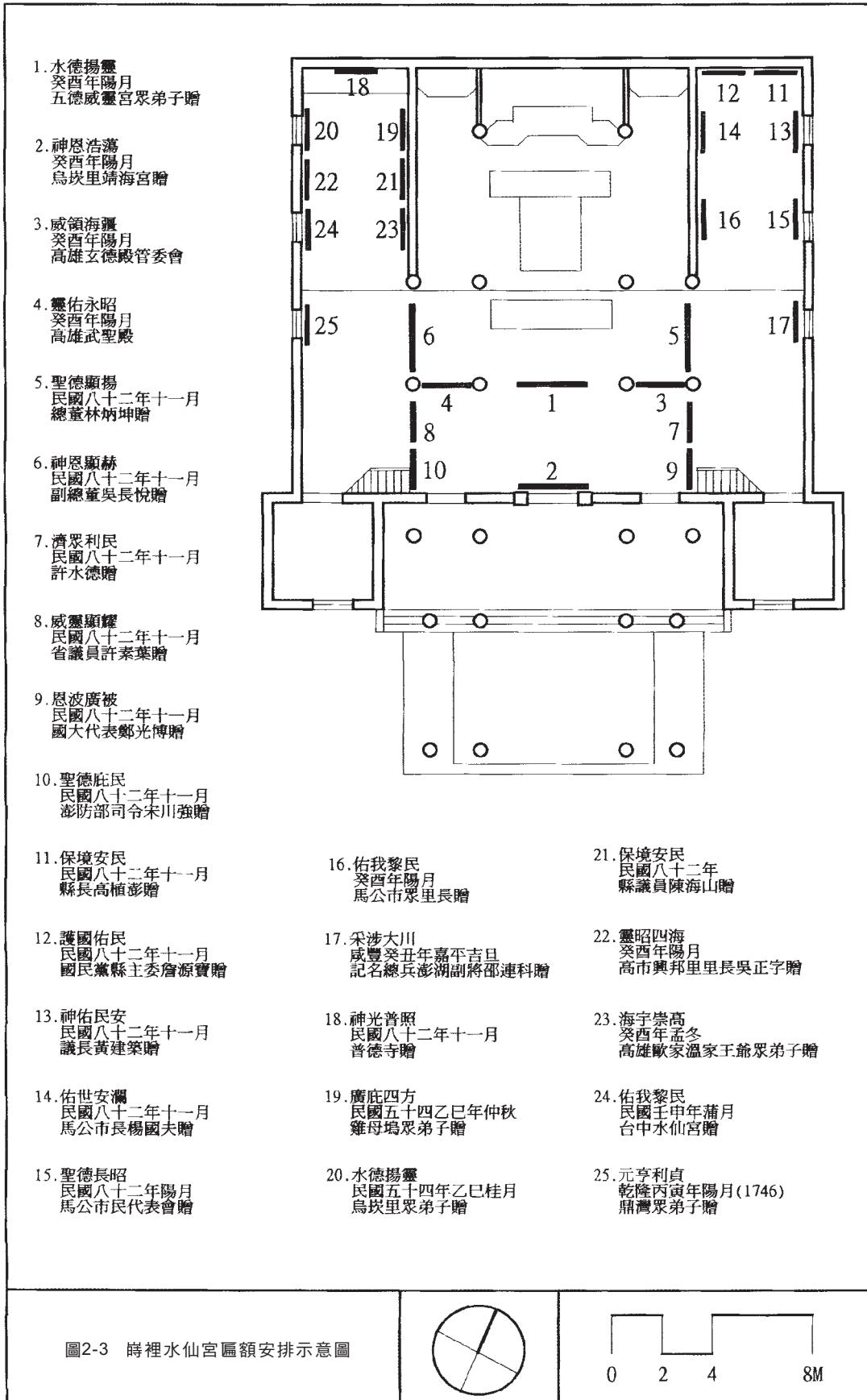
置」的認知，使其在實際安排時無法依其認知安排，呈現出混亂的現像。這種現像普遍地出現在其它廟宇中。

二、匾額的安排未考慮其尊卑關係：居民認為匾額位置並沒有尊卑關係的存在，在懸掛時，主要考慮整體的均衡、對稱，美觀，各匾額視其形狀、大小而安排在適當的位置上，毋需因匾額的尊卑來決定其位置，壽裡水仙宮和風櫃溫王殿採此模式。

壽裡水仙宮的居民認為其廟內的匾額並沒有依位序考量安排其位置，但在實際安排時（圖2-3），廟內的匾額依其位置可分成三群，分別是在左、右舍仔內及前殿。右舍仔內的匾完全未依尊卑關係安排，左舍仔內的匾則有空間位序的存在，此事實可由其捐贈者分別為縣長、國民黨縣黨部主委、議長、市長、市代會、里長看出，在後側的匾捐贈者地位較高，前面則較卑，並以左尊右卑來安排其相關位置。在前殿的匾可分成兩類，中間壽樑上的為團體所贈，兩側通樑者為個人所贈，在中間壽樑的四塊匾中，中港上的匾為其交陪廟五德威靈宮、烏崁靖海宮所贈，兩側者則為高市玄德殿及武聖殿所贈。通樑上的匾額的捐贈者則分別為總董、副總董、國民黨主任秘書許水德、省議員、國大代表、澎防部司令，由上述安排可知，這些匾有依照著空間位序安排，依其匾額現況推論，本廟是以捐贈者之身份地位做為依據，採用「中心點—正偏—前後—遠近—左右—上下」的位序模型來安排。風櫃溫王殿亦依位序觀念影響來安排其匾額。







在田野調查中，各廟宇其對於匾額安排方式的認知及實際使用現象如表2-1所示：

**表2-1：澎湖廟宇匾額安排方式一覽表**

廟名	認知之空間位序	安排之依據	範圍	使用狀況
馬宮天后宮	有	時間	全部	83年李登輝送一塊匾額，安排時打破了原有的安排依據。
馬公城隍廟	前後—正偏—內外—左右（上下）	時間	全部	與認知不符，在中港上可看出依年代安排的現象，兩側則無。
東甲北極殿	正偏—前後—內外—左右（上下）	時間(身份位)	全部	中港符合、兩側不合。
菓葉武聖廟	前後—正偏—內外—左右（上下）	時間(擲筊)	全部	與認知不符，在中港上可看出依年代安排的現象，兩側則否。
菜園東安宮	正偏—前後—內外—左右（上下）	身份地位	前後殿	落成安排時符合其認知的安排方式，現狀則稍有差異。
後窟潭威靈殿	二組模型皆適用	後殿：時間 前殿：身份地位	全部	符合。
沙港天后宮	正偏—前後—內外—左右（上下）	身份地位	全部	落成安排時符合其認知的安排方式，現狀則稍有差異。
通梁保安宮	正偏—前後—內外—左右（上下）	時間	全部	整修中，為調查所得。
嵵裡水仙宮	無	無	—	詳實例說明。
風櫃溫王殿	無	無	—	中小港可看出以時間為依據的正偏—前後—內外—左右—（上下）模型，兩側則無。

資料來源：筆者83年8月、11月田野調查所得。

### 3-2-2：對聯的安排方式

廟宇內的對聯依其位置可分成兩類，一類位於前落廟門門框上、一類位於廟內中、小港柱列上。顧名思義，對聯是以兩幅為一對來安排，在廟宇內所有對聯即構成一個空間系統，以下則以單一對聯和廟宇內所有對聯所構成的整體空間系統來探討對聯安排所呈現的位序觀及實際運用情形。

#### 一、單一對聯

廟宇內的對聯多以兩組詩詞文字構成一組，左右分立安排在門框、柱列上，其內容常嵌有廟宇的名稱、當地的地名、主祀神的名稱……等。如天后宮前落立面上的對聯，簷柱上「天佑其中 釵裙中獨生忠孝」「后修厥德 海島上咸奉聖神」、中港柱上的「澎島靜波瀾咸賴慈航普濟」「湖山增景色快瞻古廟重新」，其首字即蘊含有澎湖及天后等地點、祀神的名稱，此外嵵裡水仙宮中港門的對聯「時村不盡祥光籠大廟」「理邑無邊瑞氣繞澎城」也點出了當地的地名。

對聯可分成上、下聯<sup>13</sup>，在安排時，上聯在左，下聯在右，這種安排符合中國人的閱讀習慣，且對聯本身也隱含著左先右後、左大右小的位序觀念。

## 二、整體空間

廟宇內可懸掛對聯的位置有二，一是位於前落廟門門框上，一則是位於廟內中、小港柱列上。居民也是分別來安排，其方式各異，詳述如下：

(一)廟門門框上之對聯：廟宇正面的廟門依其位置可分成中港門和左、右小港門，居民認為這些門中，居中的中港門地位最高，其次為左小港門、右小港門，門上對聯依其位置而有尊卑之分，亦即以空間為主體，具有位階和不變性；對聯為中性客體，其位階依附在所處的空間上。

(二)室內柱列上的對聯：居民對於室內柱列上的對聯安排方式的看法有二：一是認為位置間有著尊卑關係，一則認為沒有，分述如下：

1.對聯的安排有著尊卑關係存在：在安排對聯時，必需依對聯之尊卑將其安排在適當的位置上，對聯的尊卑是以捐贈者的身份地位和時間一起考量，當廟宇剛落成時，依捐贈者之身份地位決定，捐贈者的身份地位越高，其對聯的位階即越大，而安排在較尊的位置上。而後則主要是以時間做為考量，愈早捐贈的匾安排在較尊的位置。

廟內可供安排對聯的位置，依其位置之尊卑，由尊至卑的位序模型為「正偏—前後」，即是以中間中港上的柱列為尊，兩側小港上的柱列為卑，而同一行的柱列則以在後的柱子為尊，在前者為卑。

2.對聯的安排並無尊卑關係的存在：居民認為對聯位置間並無尊卑關係存在，在安排時，主要是以捐贈者之意願為考量依據，只要該位置上尚無對聯，捐贈者可自由選擇位置，意即不違反「後聯不搶前聯位置」的原則即可。

綜合以上所述，可得到以下幾點結論：

1.安排匾聯是有空間位序的觀念，雖然在匾額安排時居民對於空間位序有兩種不同的認知，分別為建立在以中軸為尊和以後為尊的正偏和前後的兩個位序元素的基礎上，但由表2-1可以得知，在現狀中都是以「中心點—正偏—前後—遠近—左右—上下」的位序模型來安排，而出現了認知和使用上的差異，這種認知和現狀的差異反映了一個現象，就是匾聯的位序觀念並不為一般人所熟識認知，其原因是傳統匾聯上的文字多有深奧的意義，因而多託漢文老師和管理委員會來安排其位置，非一般村民

<sup>13</sup> 上下聯之判斷可由對聯的最後一字來判斷，最後一字為入聲即為上聯，為平聲、上聲、去聲為下聯。

所共同參與，且這些匾聯對於傳統社會中大多數識字不多的村民來說，不具有多大的意義，無法融入其生活中，因而雖知其有位序，卻無法清楚地說明其間的尊卑關係。

- 2.由表2-1中各廟宇的匾額安排的現狀可以發現，新建的廟宇其廟內匾額的安排現狀與其認知的位序模型多相符合，興建年代較久的廟宇則除了中軸上的匾額外，其餘者都不符合。主要是因為廟宇內可供懸掛匾聯的空間有限，因此在廟宇落成後，安排各界所贈送的匾額時，為了達到儀典性的效果，會以對稱、均衡的手法，依認知的空間位序將匾額依其尊卑安排在廟內適當的位置上，而不會將其安排在少數位置上，而後又有人贈匾時，初期尚有足夠的位置依尊卑來安排，至後期時由於位置不夠，且在「後匾不搶前匾位置」的原則下，只好將新匾掛在有空缺的位置上，而無法依照認知的位序模型來安排。
- 3.在安排匾聯時是以空間為主體，匾聯為客體，將各匾聯依其尊卑安排在適當的位置上，而贈匾者身份地位和時間則為決定尊卑依據，二者是因時間不同所使用的不同依據，同一時間的匾會以贈匾者的身份地位來決定其尊卑，而後以時間為依據，這種安排方式最大優點是可以讓廟內的匾額保持穩定的位置。
- 4.居民用來決定匾聯尊卑的依據和「後匾不搶前匾位置」的原則會因權力的介入而改變，但安排的位序模型則不會改變，以馬公天后宮為例，其廟內原掛有13幅1923年以前的古匾，訪談時居民認為這些古匾是不可以因為新匾而更動的，但在民國84年李登輝總統贈「德溥群生」匾時，取代了原來「寰海境清」匾的位置，原匾則改掛在其左側。這種情形也出現在後窟潭威靈殿。

### 參、位序觀念在建築形式之反映

在1-1、1-2文中，很清楚的了解，廟宇內部在安排神像和匾聯位置時，有空間位序的觀念，並為居民所認知和使用，在本節中將透過對廟宇建築形式與裝飾之研究，來探討其間所呈現的位序觀念。

從匠師的訪問和田野調查中發現，匠師會利用不同的形式和裝飾手法來表達空間中的尊卑，詳述如下：

- 1.廟宇的面寬：在營建廟宇時，匠師首先依照廟地之大小來決定其之格局，而面寬的決定則是一項重要的考慮。在安排時主要是以中港、小港、舍仔作為單元，當廟宇為僅有中小港的三開間時，中港的寬度一定要比小港寬（圖3-1），匠師的說法是因為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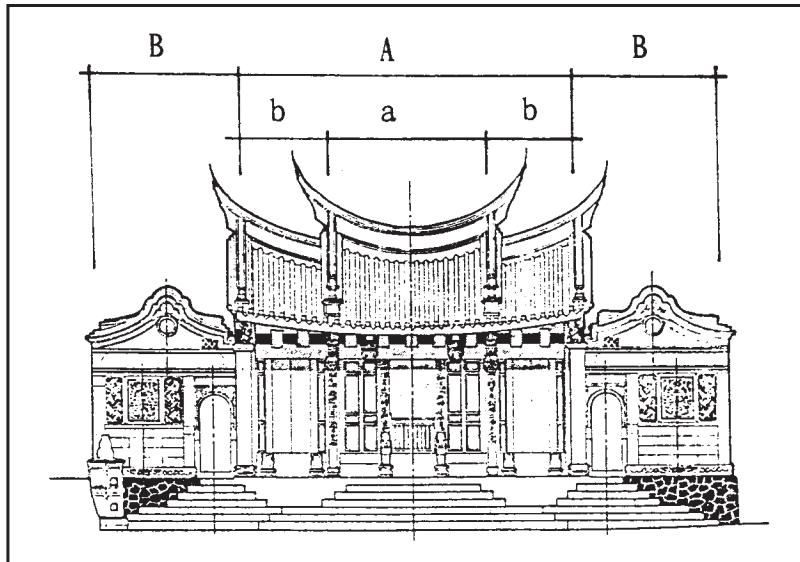


圖3-1：圖中正身部份，中港的寬度a大於小港的寬度b，而就整體立面而言正身部份的寬度A則大於兩側舍仔的寬度B。（底圖引自台大都計室，1983：133）

間位階較高，寬者為尊，窄者為卑。當廟宇有舍仔時，則整個格局即會出現兩種不同層級的正偏關係。一般而言，舍仔的寬度介於中小港之間，就整個面寬而言，除了廟宇正身所傳達的正偏關係外，正身的寬度又較兩側舍仔為寬，在在顯示出其強調正偏的位序觀。面寬的位序並在正面處理時被具體呈現，在傳統的廟宇的正立面中，正身的屋宇迎面層層相疊，屋頂上的燕尾起翹，高聳入天，而兩側則是舍仔的馬背山牆，整個立面上由其高度、屋頂形式、裝飾等都強調了正面的效果，顯現出中軸的尊貴地位。

2.廟門：匠師常以高低、寬度和門神的神格來表示廟門之尊卑。一般而言，中港門的寬度和高度均較小港門寬且高（圖3-2），其上門神的神格也較小港門的門神為高。澎湖常見的門神中以秦叔寶、尉遲恭、楊戟、王戟，康趙元帥，五爪金龍等位階較高。捧杯祀果、四大金剛、加冠晉祿、大四季、36天罡、24節氣、宮女等位階則較低。澎湖匠師彩繪時，以中港門門神為秦叔寶、尉遲恭，小港門為捧杯祀果、加冠晉祿最常見，白坑玉聖殿的中港門神為五爪金龍，小港門神為36天罡則較為少見。此外小池角聖帝廟中港門上每扇有108顆門釘，兩扇合計216顆；而小港門上則是每扇36顆門釘，兩扇合計72顆，除隱含有36天罡、72地煞、108條好漢的含意外，門釘數目也表達出其尊卑關係。

3.佛龕、佛簾：後殿的佛龕中，其佛簾的高度以中間的最高，兩側則較低，這種現像也表現在佛簾的雕刻文樣上，在佛簾上通常雕有龍紋，依匠師所言，龍紋的數目會因主

佛神格而有數目上多寡的差異，主佛地位為帝、太子爺之類的祀神，佛龕上可雕有九隻龍紋，主佛是王爺時則僅能有五隻龍，小港佛龕佛簾上的龍紋數必需比佛龕者少，一般以三隻為限。換言之，匠師常經由佛簾高度、龍紋數來表現中軸的地位。

此外佛簾亦將佛龕分成內外兩個層次，後面簾內佛龕的高度較高，所擺設的祀神的位階也較高，前面簾外佛龕的高度較低，祀神的位階也較低，以內外、高低的形式來區分尊卑。

4.屋頂形式上：澎湖廟宇的屋頂常作成三川脊，將中港上的屋脊抬高，使其高於小港，並在屋面上兩側增加垂脊，這種作法不僅可以增加美感，且將屋頂分成三等份，並抬高中港的屋脊的作法，可用來而區分出其間的尊卑關係（圖3-3）。



圖3-2：廟門之寬度、高度所顯示的正偏關係。



圖3-3：三川脊的屋頂中港處抬高，以顯示空間中正偏的尊卑關係。

5.神桌的高低：匠師認為神桌會因其位置的尊卑而有不同的高低，其中以中港上的神桌較高，兩側的神桌較低，以顯現其正偏上的差異。但由表3-1各廟神桌的高度中可以知道這種說法並不適用在所有廟宇中。

6.屋架斗栱的作法：匠師在處理室內斗栱時，會將小港上的栱尺寸縮小，且淡化其裝飾，而對於中港上的的栱則會加以刻意裝飾，藉由對中小港上的栱採取不同的處理手法來突顯其正偏位階的差別（圖3-4）。

7.地坪的高度：廟宇內地坪的高度是由前向後遞升，以後殿的後落為最高，其次為前殿的中落，而以庭下的前落為最低，以高低來表示空間的尊卑，以高者為尊，低者為卑，廟內空間之尊卑即依序為後殿、前殿、庭下（圖3-5）。

8.屋頂高度：依據匠師所言，廟宇以後落屋頂最高、前落次之、中落最低。這種位階關係似乎和以地坪高度建立的空間位序不同，據當地匠師的說法是除了因為各落進深不同所造成高度的差異外，另一原因則是因為後落為供奉主佛等祀神之所在，在廟內地

位最尊貴，因此其屋頂高度最高，而前落則是廟宇和外在人界環境接觸的地方，為廟內祀神的門面，為了顯現祀神的地位，所以屋頂必需要相當高才可，以使人們由其高度感受到神的力量，因此其屋頂高度僅次於後落，而以中落最低。這種基於彰顯神明地位所建立的空間位序雖然與地坪高度所建立的空間位序有所矛盾。但這兩者均顯示出一個觀念，即以高者為尊、低者為卑的位序所建立的尊卑關係是固定不變的。

9.屋脊飾物：澎湖廟宇的屋脊上常以剪黏作裝飾，其內容有龍、鳳、八仙、人物、花草等。這些裝飾會因其性質不同而裝飾在屋脊上不同的位置上，通常在正脊的中段會置龍鳳等飾物，而在兩側則以花草居多。澎湖地區在屋脊中段上傳統之飾物主要有雙龍拜塔（圖3-6）、雙龍拜財子壽（圖3-7）、雙龍搶珠（圖3-8）三種，三種中是有其位階存在，以前者位階最高、中間次之、以後者最低。前者多位於後落屋脊上，後兩者則視格局而定，若為兩落，則前落為雙龍搶珠或雙龍拜財子壽皆可；若為三落則前落為雙龍拜財子壽，中落為雙龍搶珠。依飾物之位置不同其所呈現的空間位序依次為後落、前落、中落，和屋頂高度所呈現的位序相同而其原因亦相同。



圖3-4：中港處的斗栱處理的相當精細，而在小港處則無斗栱，反映出正偏的位序觀。



圖3-5：地坪高度越往後面越高，內部空間位序也是越後面位階越高。（引自台大都計室，1983：1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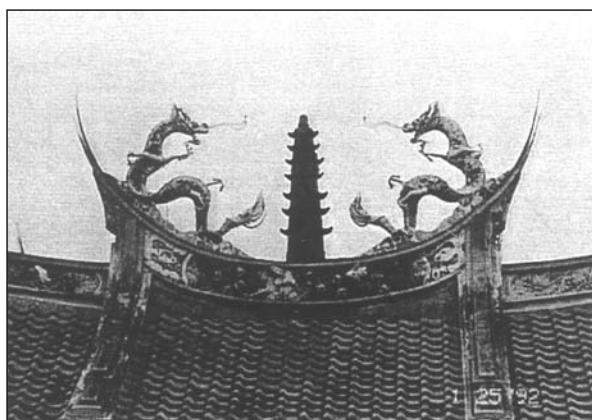


圖3-6：屋脊飾物～雙龍拜塔。



圖3-7：屋脊飾物～雙龍拜財子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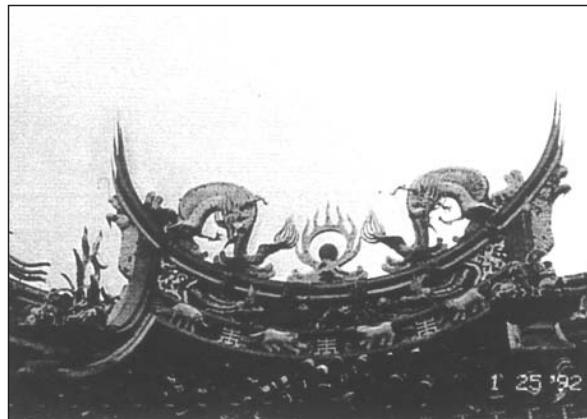


圖3-8：屋脊飾物～雙龍搶珠

澎湖地區各廟宇建築形式與裝飾的現況如表3-1所示：

由以上的敘述中可以了解匠師在營建廟宇時，在建築形式中使用了高低、寬窄、多寡、內外等位序元素，這些元素中前三者屬於可被量化的尺度性元素，以高者、寬者、多者為尊，低者、窄者、少者為卑。後者為水平面相對方位的位序元素，以內為尊、外為卑。透過這些元素的使用來反映正偏和前後兩個主要的空間尊卑關係，前者以中軸為尊，後者以後為尊，二者成為澎湖地區匠師在營建廟宇的過程中考量的重要依據。

表3-3-1：澎湖廟宇建築形式與裝飾調查表

	廟門	門神	佛簾 相對高度	佛簾雕飾	神桌高度	地坪高度	屋頂高度	屋脊飾物
馬公城隍廟	W：中>小 H：中>小	中：秦 小：無	中>小	—	佛龕>中案 >小佛	後>前>四 >中>天	後>前>中 >舍仔	—
東甲北極殿	W：中>小 H：中>小	中：秦 小：捧	中>小	中：九龍 小：無		後>前>中 >凹>天	後>前>中 >舍仔	後：塔 中：財 前：珠
菜園東安宮	W：中>小 H：同高	中：秦 小：捧	同高	中：九龍 小：雙鳳	佛龕：131CM 中案：127CM 小佛：131CM	後>前	後（馬）> 前（燕）	後：塔 前：珠
菓葉武聖廟	W：中>小 H：中>小	中：秦 小：左：加 右：捧	中>小	中：九龍 小：雙龍	佛龕>中案 >小佛	後>前	後>前>中	後：塔 中：珠 前：財
崎裡水仙宮	W：中>小 H：同高	中：秦 小：左：加 右：捧	中>小	中：九龍 小：五龍	佛龕：167CM 中案：129CM 小佛：123CM	後>前>四	後>前>中	後：塔 中：珠 前：財
風櫃溫王殿	W：中>小 H：中>小	中：秦 小：捧	中>小	中：九龍 小：雙鳳	佛龕：185CM 中案：156CM 小佛：143CM	後>前>四 >中	後>前>四 >中	後：塔 中：無 前：財 四：財

沙港天后宮	W：中>小 H：中>小	中：秦 小：捧	中>小	中：七龍 小：三龍	佛龕>中案 >小佛	後>前>四	後>前>四 >中	後：塔 中：無 前：財 四：珠
二崁二興宮	W：中>小 H：中>小	中：秦 小：四	同高	中：四龍 小：二龍	佛龕：134CM 中案：131CM 小佛：132CM	後>前	後>前>中	後：塔 中：無 前：珠
城前明新宮	W：中>小 H：中>小	中：秦 小：左：加 右：捧	中>小	中：五龍 小：二龍	佛龕：170CM 中案：127CM 小佛：123CM	後>前	後>前	後：塔 前：財
外垵溫王宮	W：中>小 H：中>小	中：秦 小：捧	中>小	中：五龍 小：百鳥 朝鳳	佛龕>中案 >小佛	後>前	後>前>中	後：塔 中：無 前：財
小池角關帝廟	W：中>小 H：中>小	中：單扇108 顆門釘 小：單扇 36顆門釘	同高	中：七龍 小：五鳳	佛龕：180CM 中案：126CM 小佛：131CM	後>前	—	—
中屯永安宮	W：中>小 H：同高	中：秦 小：左：加 右：捧	同高	中：九龍 小：五龍	佛龕：181CM 中案：132CM 小佛：151CM	後>前	後>前	後：塔 前：財
白坑玉聖殿	W：中>小 H：中>小	中：五爪金龍 小：36天罡	中>小	中：九龍 小：五龍	佛龕>小佛 >中案	後>前	後>前>中	後：塔 中：珠 前：珠
馬公陰陽堂	W：中>小 H：同高	中：捧杯祀果 小：宮女	中>小	—	中案>佛龕	後>前	後>前>中	後：塔 中：財
內垵濟安宮	W：中>小 H：中>小	—	—	中：雙龍	—	後>前	後>前	後：燕尾 中：馬背
附註	W：門寬 H：門高	秦：秦叔寶 尉遲恭 捧：捧杯祀果 加：加冠晉祿	中：中港 小：小港	中：中港 小：小港	小佛： 小港佛龕	後：後殿 前：前殿 四：四垂亭 中：中亭	後：後落 前：前落 中：中落	塔：雙龍拜塔 財：雙龍拜財 子壽 珠：雙龍搶珠

資料來源：筆者83年8月、11月田野調查所得。

## 肆、小結

由上述的探討中，可以得到以下幾項結論

一：廟宇空間安排時所使用的位序元素有中心點、正偏、前後、內外、左右、東西、南北、遠近、寬窄、多寡、上下、高低等。這些元素可分成三類：一是屬於水平面方位性的元素，如中心點、正偏、前後、內外、左右、東西、南北等，其中前五者為相對方位元素，後兩者為絕對方位元素；一是屬於垂直面間的位序元素，如高低、上下等；一是屬於可量化的尺度性元素，如高低、遠近、寬窄、多寡等。透過這些元素傳達出空間的尊卑關係。

- 二：正偏為構成空間位序的最基本單元，由正偏引出的近尊遠卑、左尊右卑的觀念，三者結合而成為空間安排時的單元位序模型「正偏—遠近—左右」。而後空間複雜化後，無論是水平面以中軸為尊、以後為尊或垂直面以高為尊的位序概念，使用時均運用這組單元模型而發展出「中心點—正偏—前後—遠近—左右」、「中心點—前後—正偏—遠近—左右」與「高低—正偏—遠近—左右」三組空間位序模型，來辨別空間中的尊卑關係。
- 三：「以中軸為尊」、「以後為尊」和「以高為尊」為居民所認知的三個主要的空間位序觀念，這三者中前二者是屬於水平面的位序概念，後面則是屬於垂直面的空間位序觀念，由於對空間中正偏和前後之尊卑的看法不同，出現如圖3-4-1所示的兩組不同位序模型。這兩組模型均都是以主佛所在的中心點為最尊，圖4-1A為建立在前後觀念上的位序模型，以中心點所在的最後列為最尊，其次才為前一列，空間各點的尊卑依序為中心點2、3、4、5、6。圖4-1B則是建立在正偏概念的基礎上，以中軸所在為尊，兩側為卑，空間各點之尊卑依序為中心點2、3、4、5、6。這兩者為澎湖地區廟宇空間安排的基本模型，普為居民認知及使用。
- 四：廟宇在安排神位和匾額位置時，有位序觀念的認知，而這種認知的程度會因運用的對象而有所差異。對於神位的安排，居民一致認為其間有著位序觀念的存在；但有許多居民認為匾聯的安排並無位序的存在。這種認知上的差異，其最大的原因是在於兩者之傳承路線不同，前者是經由父老相傳而廣為居民所認知使用，而後者通常是由漢文老師來安排，未能讓所有居民所知曉。此外在運用時也有程度上的差異，神位多依其所認知的位序模型來安排，匾額則常出現不符合其認知的情形。主要是因為在澎湖社會中，大多數居民以漁業為主，且由於氣候水土條件相當惡劣，因此居民多將其精神寄托在神靈信仰上，希望藉由神靈的庇佑，能夠平安與富庶，神靈信仰廣被人們接受，並融入生活中，因此，在安排神位時，態度是嚴謹的，唯恐因位序安排不當而得罪神靈，無法獲得庇佑；而匾額安排則和大多數人的生活無關，安排不當僅對贈送者失禮，且因廟內可供懸掛匾額的空間有限，加上有後匾不搶前匾位的原則，因此使得大多數廟宇的匾額無法完全依其認知來安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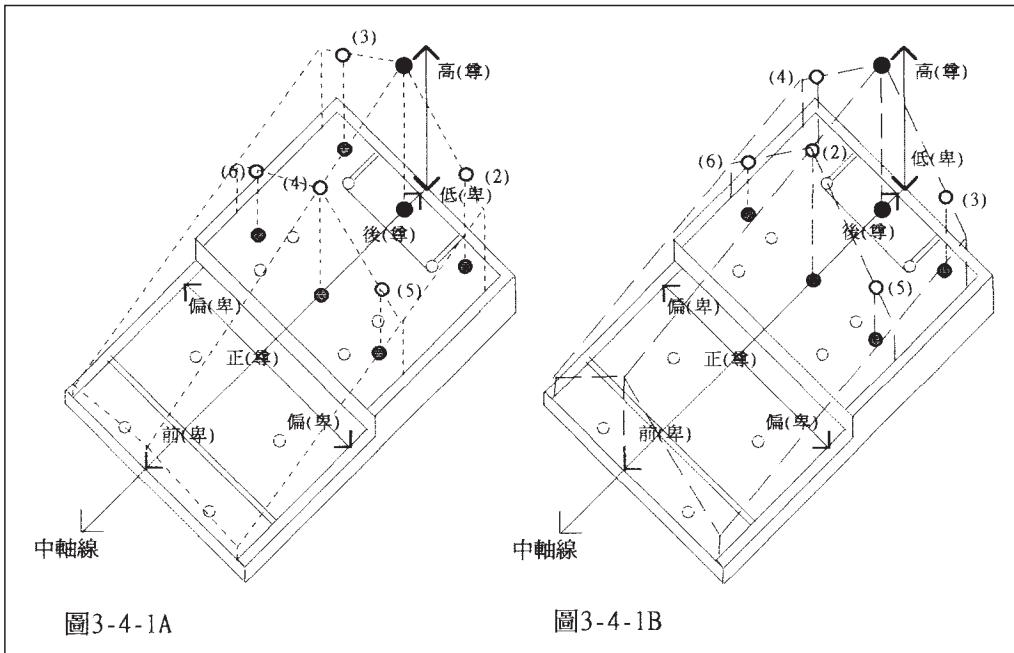


圖3-4-1A

圖3-4-1B

圖3-4-1：空間模型示意圖

## 參考書目

### 一、空間位序及模型

王人英

1973 〈家族發展與社會變遷〉 台北《中研院民族所集刊 35》

王崧興

1974 〈 TAIWANESE ARCHITECTURE AND THE SUPERNATURAL〉 in A.P. wolf 《 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PP.182-192,STANDFORD,STANDFORD UNIVERSITY 。

杜正勝

1994 《內外與八方——中國傳統居住空間的倫理觀和宇宙觀》台北：中研院民族所「空間、家與社會」研討會

林會承

1983 〈馬興益源大厝〉《雄獅美術》 6-5 1995 〈漢民族空間模型之建立概說〉收於《賀陳詞教授紀念文集》：89-117

林泓祥

1989 《清末新埔客家傳統民宅空間構成之研究》 台南：成大建研碩論

邱永章

1989 《五溝水——一個六堆客家聚落實質環境之研究》 台中：東海建研碩論

施添福

1991 〈臺灣竹塹地區傳統稻作農村的民宅：一個人文生態學的詮釋〉 台北：《師大地理研究報告》（17）

夏鑄九

1983 《台灣傳統長形連棟式店鋪住宅之研究》 台北：台大都市計劃研究室

徐明福

1990 《臺灣傳統民宅及其地方性史料之研究》 台北：胡氏圖書

徐宏鑫

1990 《禮制空間之規範研究—以〔儀禮〕為例》 台南：成大碩論

漢寶德

1973 〈板橋林宅調查研究與修護計劃〉 台中《東海建築系》

謝繼昌

1975 〈埔里盆地稻蔗雙作農村勞力鳩集〉 台北：《中研院民族所集刊》（40）

關華山

1983 《民居、社會與文化》 台北：明文  
蘇美如

1993 《台中外埔鄉三崁地區閩、客傳統農宅空間之分配》 中壢：中原建研碩論

## 二、澎湖相關研究文獻

王唯仁

1987 〈澎湖合院住宅形式及其空間結構轉化〉 《台大城鄉學報》3（1）：87-118

江柏煒

1994 〈宗族移民聚落空間變遷的社會歷史分析比較：金門瓊林與澎湖興仁的比較研究〉 台北：台大城鄉研究所碩論

余光宏

1988 《媽宮的寺廟》 台北：中研院民族所  
李紹章

1960 《澎湖縣志》（上）馬公：澎湖縣政府  
林會承、胥直強、徐思潔

1982 〈望安中社〉 《建築師》〔1〕：42-48；〔2〕：26-35  
林會承

1994 〈澎湖聚落的形成與變遷〉 上，收於《文化與建築研究期刊》〔4〕：1-37

1995 〈澎湖聚落的形成與變遷〉 下，收於《文化與建築研究期刊》〔5〕：1-44

林 豪

1893 《澎湖廳志》 台北：台銀  
胡建豪

1767 《澎湖紀略》 台北：台銀  
洪敏聰

1993 《西嶼鄉民俗概述》 台北：學生書局

張宇彤

1991 〈澎湖地方傳統民宅營造法探微〉 台南：成大建研碩論

張震鐘

1993 〈澎湖營造方式變遷之研究——以二崁為個案〉 台北：淡大建研碩論

黃有興

1987 〈澎湖民間信仰初探〉 《臺灣文獻》 38 (2) : 51-99

1987 〈澎湖的法師與乩童〉 《臺灣文獻》 38 (3) : 133-157

1992 《澎湖的民間信仰》 台北：台原

許雪姬

1991 《澎湖縣志—雜志》 馬公：澎湖縣政府

蔡平立

1987 《澎湖通史》 台北：聯鳴

澎湖菜園黃氏宗祠

1991 《紫雲黃氏菜園族譜》 馬公：菜園黃氏宗祠

盧錦融

1989 《實質環境結構理論初探—以澎湖傳統村落為例》 台南：成大建研碩論

關麗文

1984 《澎湖傳統聚落型式發展之研究》 台北：台大土研所碩論

Lin,Hui-cheng

1993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the Villages of the Peng-hu

Archipelago,Taiwan,Edinburgh:ph.d thesis

### 三：其它相關資料

王崧興

1967 《龜山島—漢人漁村社會之研究》 台北：中研院民族所專刊 (13)

文毓義

1985 〈台灣傳統式廟宇的空間系統及其轉變之研究〉 台中：東海碩論

台大土研所

1983 〈台灣傳統長形連棟式店鋪住宅之研究〉 台北：台大土研所

1983 《澎湖天后宮保存計畫》 台北：台大土研所

李亦園

1982 〈台灣民間信仰發展的趨勢〉

台中東海大學《民俗信仰與社會》研討會論文集

呂理政

1992 《傳統信仰與現代社會》 台北：稻鄉

林衡道

1988 《台灣歷史民俗》 台北：黎明

莊英章

1981 〈社會變遷中的南村家族—五個家族的個案分析〉

台北：《中研院民族所期刊》（52）

1981 〈南村的漁業發展與家族結構的變遷〉

收於《中國的民族社會與文化》台北 食貨出版社

1985 〈家族結構與生育模式——一個漁村的田野調查分析〉

台北：《中研院民族所期刊》（59）

黃郁文

1990 〈鹿港寺廟空間研究—俗民文化與空間形式探微〉 台中：東海碩論

鈴木清一郎著、馮作民譯

1989 《臺灣舊慣習俗信仰》 台北：眾文

劉還月

1994 《台灣民間信仰小百科—廟祀卷》 台北：台原